

標註十八史略讀本

大賀富二再補
今井匡之校訂

二

伊
7
2

第六

リ 8
7
2



東方
學校
門牌8
號
卷2

建陽 劉刻 標題
熊本縣大賀富二再補

再補按肇要周報
王甲辰五十八年
秦太子之子異人
自趙逃歸註云異
人一名楚

○始皇生于邯鄲
再補史始皇本紀
莊襄主為秦質子
於趙見呂不韋姬
悅而取之正義曰
質音致國疆欲待
弱之來相事故遣
子及貴臣為質如
上音國弱懼其侵
伐令子及貴臣往
為質音直實又
二國敵亦為交質
音致索隱曰不韋
傳云不韋陽翟大
賈也其姬邯鄲豪

申
身不身

立齋先生標註十八史略讀本卷之二

後學 臨川 陳殷 音釋

熊本縣 大賀富二 再補

後學 今井匡之 校訂

秦

秦始皇帝

始皇初并天下而稱帝都于咸陽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後又置四郡凡四十四郡名政

始生于邯鄲昭襄王時孝文王柱為太子有廢子楚為

質于趙陽翟大賈呂不韋適趙見之曰此奇貨可居

省曰賈人居積滯貨伺時以牟利以廢子楚方財貨也○居蓄積也是賈人之語乃適秦因太

子妃華陽夫人之姊以說妃立楚為適嗣不韋因納邯

鄲美姬有娠而獻于楚生政實呂氏孝文王立三日而

標註十八史略讀本卷之二
秦始皇

家女善歌舞。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按秦紀云：舜賜姓嬴氏，則秦姓本嬴。索隱：生於趙，故曰趙。政，一曰秦與趙同祖，以趙城為榮。○大索逐客。再補：史記李斯傳正義云：新序云，百里奚楚死，人蹇叔岐州人也，時游宋，故迎之於宋。又云：括地志云，公孫枝岐州人，游晉。再補：始皇甲子十年，綱云：秦大索逐客，目云：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

薨。楚立是為莊襄王。四年，薨。政生十二歲矣，遂立為王。母為太后。不韋在莊襄王時，已為秦相國。至是，封文信侯。太后復與不韋通。王既長，不韋事覺，自殺。太后廢處別宮。茅焦諫，母子乃復如初。音古。奇貨喻庶子楚，可居言，可居積以圖他日富貴。華去聲。適，嫡同。相去聲。長音張。上聲。處音杵。茅焦姓，名焦。秦臣也。○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游說耳。請一切逐之。一切謂旅客無貴賤，壹皆逐之也。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曰：昔穆公取由余於戎，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不豹、公孫枝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高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惠主用張儀之計，散六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強公室，此四君者，皆以

令擊要，註藉借也。謂以兵借寇，賈遺也。謂為盜，賈糧。○除逐客令。再補：史本傳云，李斯者，楚上蔡人也。按李斯見廁中鼠，與倉中鼠有所感，乃從荀卿學事。見本傳。索隱云：賈音子奚，反或為資，亦通。○韓非上書。再補：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與李斯同事荀卿，以書于韓王，不見用。○滅六國。再補：按自以之，以亦以為也。通鑑作自以為。又史記本紀廷尉

客之功。客何負於秦哉？泰山不讓土壤，故大河海不擇細流。故深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所謂籍寇兵而資盜糧者也。王乃聽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令。斯楚人，嘗學於荀卿。秦卒用其謀，并天下。為去聲。索音生，入聲。上音聲。下並同。平不同。姓也。從音蹤。泰山，東嶽在兗州。黔首，黔音儉。平聲。秦謂民曰黔首，謂黑色也。猶周謂之黎民。資敵國，言民者國之本，棄之則眾乖離，而適為敵國之助也。業諸侯，言賢者國之輔，卻之則國空虛，而反為諸侯之利也。籍音借。賈音咨。復音伏。令去聲。刑名為韓使秦，因上書王悅之。斯疾而問之，遂下吏。斯遺之藥，令自殺。使去聲。疾，嫉同。問音問。下吏，下獄。史治罪後，下廷尉。倣此遺去聲。令音。○十七年，內史勝滅韓。十九年，王翦滅趙。二十三年，王賁滅魏。二十四年，王翦滅楚。二十五年，王賁滅

斯等皆曰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

○更号皇帝

再補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詔書詔告

○論皇帝王之義再補丘瓊山云遂為万世之定制是亦世變之一初也按言秦不古尚多又綱鑑注拜除遣議曰命布告内外曰朕我也自此專作帝稱又按綱目初齊威宜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

燕二十六年王賁滅齊秦王初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

內史官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王賁王翦子賁音奔過音戈更音庚令去聲制製也帝王制度之命也詔詔照也帝王詔告之命也通鑑始皇既并天下米用鄒衍五德之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用十月朔衣服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胡曰凡言不師古而立私義者未有不以秦為稱首秦焚詩書坑儒士廢謚法罪三族以十月為正後世監之不尋其轍矣至於兼皇帝之号皆用五德之運壞井田開阡陌郡縣天下大作宮室是聖人應時稱号曰皇曰帝曰王而止矣非帝敗於皇王敗於帝也惟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為尊稱而以自居以王為降等而以封其臣子失之矣王之為名繼天撫世之謂曾是而可使其臣子稱之乎吳楚僭王春秋比之夷狄六國用夷禮乃周公之所膺也豈可以此之故謂王卑於帝而不稱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二代尊周立号繫繫王於天其禮隆極於秦何取焉是故有天下者必法孔子稱天玉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

○除謚法

再補史記本紀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次之即云制曰恐為追尊而於此語謚法本周公所作見路史

○論除謚法為忠

再補丘瓊山云始皇以古謚法為子欲除之自我而始世々以數計傳之無窮焉柳豈知死肉未寒而人殺其子僅及再世而天絕其作

○銷兵器

再補應劭曰古者以銅為兵三輔舊事云聚天下兵器

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

臣議君也舊註稱人以謚之當作稱天以誅之天理當作天意為萬世之勸戒之下當補歸於

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行去聲

身曰行無謂無意義也數上聲愚案胡曰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然當不義則父尚有爭子君尚有爭臣爭之猶可况以禮而議之乎且加謚之禮非臣子所得而稱也考德行之實衆言僉同稱人以謚之則盡人心合天理為萬世之勸戒臣子又安得認我君我父而吝之哉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其言蓋謂人君苟得不仁之實則臣子雖或愛之之甚亦不得廢公義而改其謚矣而使夫為人君者知所審而擇乎由哉然則秦人除謚法徒為後世忠孝之賊乎

○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鐻音巨鹿頭龍身神獸也鐘鼓之石百二十斤曰石徙天

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斤漢書

在長樂宮門再補綱鑑註縮音

腕姓王氏縮名也治獄貴平故號廷尉

尉按楊慎曰尉音夷平也後世校尉

廷尉皆取從上按下使平之義

又按正字通古者郡大而縣小自秦

後縣大而郡小廢置分合代不同名

色亦異釋名郡群也人所群聚也縣

懸也懸于郡也罷封建置郡縣

再補唐柳宗元以郡縣為是宋胡氏

以封縣為是明丘濬云世道大變之

端矣了凡云是其時而已愚謂各有

其弊不可概言也立石頌功業

再補綱鑑注除地為壇以祭曰禪

要注增土曰封除地曰禪據史正義

祭天示增高也祭地示增廣也

又東遊海上封禪不經見其說於

管仲而詳載於司馬遷之史記然皆

托之空言耳見於行事者首著於斯

禮古所必無其謂之有者管子之創

言而史遷之漫述不可信也

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丞相王綰等言燕齊荆

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

李斯曰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甚衆後屬疏遠相攻

擊如仇讐今海內賴陛下神靈蔡邕曰陛下謂天子也陛下階也所由以升

堂者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于陛下者因卑遠尊之義一

群臣不敢指斥天子呼在陛下者因卑遠尊之義一

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賞賜之甚足易制

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

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

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縮音寧上聲下其議

下公卿講議其事廷尉官掌刑獄即大理卿也屬音

蜀統他綜切摠也易音異制御也三十六郡三川河

東南陽南郡九江象郡會稽潁川碭郡南海薛郡東

郡瑯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桂林鉅鹿

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既

下風雨暴至休樹下封其松為五木夫禪于梁父嶧音

亦立石碑也封禪漢郊祀志築土曰封除地曰禪古

者巡狩至于四嶽則封大山而祭天禪小山而祭山

川休息也五大夫秦時爵名或謂封五松遂東遊海

為大夫非也禪音善見上梁父山在泰安徐福市即古市也通雅徐市即

上方士齊人徐市等上書請與童男童女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

仙人及不死藥如其言遣市等行上方印方外士也始

皇浮江至湘山大風幾不能渡問博士曰湘君何神

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伐其樹赭其山湘山在益陽洞庭之

又網鑑注緒以火燒之也
○張良為韓報仇再補此事在始皇二十九年擊要云韓人張良狙擊令天下米索十日不得註狙伏伺也

再補網鑑注副車從車也索求也又再補胡三省曰錄凶書符讖之書也再補胡三省曰錄凶書如後世識諱之書

○伐匈奴築長城再補按長城之役起于三十二年據史記云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徐役之繁歲月之久民殆半死于其

北胡胡乃始皇子胡亥之讖臨洮府威振匈奴屬鞏昌洮音洮遼東郡屬遼陽

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

生入海還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胡謂胡亥也始皇見錄圖書誤

更臘為嘉平庚更音○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方士盧

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北曰表威振匈奴

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

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

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臣

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博士官掌典籍天下

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

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

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官吏國史院官偶對也棄市殺

而棄其屍於市也族并其族而滅之去除也卜筮筮音逝龜曰卜善曰筮可從其議則稱制曰可

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大

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

陽者諸生盧生等吾使人廣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

下至今驚人耳目豈足言哉

又按史記斯傳是年始皇置酒咸陽宮淳于越引古諫斯謬其說絀其說乃上此書

○李斯請焚詩書再補網鑑注袁莫侯反應劬曰禁民聚語畏其謗已再補網鑑注心非言心誹其法也又按坑者白起項羽先儒已疑之說見白起文史記云四百六十餘人是未以千萬數而亦不為少矣要之遂不免朱子所謂過言者讀史者凡此等處只是為夥多

票主十八史學讀本卷之三 秦史

看過可也
又史本紀益發論
徙邊按始皇以為
使天下知之以懲
後故罪人益多所
以扶蘇始云天下
初定遠方黔首未
休是不止禍及儒
而廣及蒼生也
○作阿房宮
再補一說師古曰
阿近也以其去咸
陽近且號阿房索
隱曰此以其形名
宮也言其宮四阿
旁廣也正義曰三
輔舊事云阿房宮
東西三里南北五
百步庭中可受萬
人
再補便蒙曰復道
築起為道不與民

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相告引諸生與上文諸生同
也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長
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
恐天下不安案扶蘇諫始皇從李斯議也重法謂始
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誹音非廉察也傳
別也扶蘇始皇子也上臣子稱君皆通曰上繩糾治
曰繩臣男子賤稱曰臣故子於父亦通稱之上郡屬
陝西今○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作
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
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
而馳架木為欄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
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

庶相難天子自行
其上私路處則
作冗竇如城門百
姓在彼中往來也
又按剛戾自用是
溫和容人之及對
大抵是等人有足
有為者而人主每
以此有為之資取
禍誰謂可無學問
乎正義曰言表牋
奏請秤取一石日
夜有程期不滿不
休息
又一說服虔云水
神也索隱云江神
以壁遺鎬池之神
告始皇之將終也
○趙高矯殺扶蘇
再補按詐為是趙
高為之首謀古今
陳宦者之害亦以

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天下謂之
阿房宮朝音潮阿房三山林氏曰阿山曲也房旁也
乃舊地名宮成未更名而毀故號曰阿房宮
房如字或音傍南山在華陰顛巔同關表南山頂以
為闕關複音福重也屬音燭天極閣道天官書曰天
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始皇為天
道閣道者星名漢天漢營室亦星名
性剛戾自用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
書日夜有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自用執已
云云衡稱石鍾也以秤稱量
文書日夜處決自有程限○秦有出使者還遇人持
壁授之曰為吾遺鎬池君壁者始皇二十八年過
神者不明年祖龍死為去聲遺去聲鎬池君地在咸
享之也陽君其神也祖龍祖始龍君象
喻始也○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斯少子胡亥宦者
趙高從始皇崩於沙丘平臺秘不發喪詐為受詔立

此事為的例不知趙高當時保身之策而胡亥為其不甘言所詔然胡亥不足言李斯亦為所籠絡後之君子讀史即云愚其身在此時能脫其網羅也否

再補通鑑公子十人戮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死于杜注死格切謂裂其肢體而殺之也又村山氏曰隴與通謂田中高處○陳勝吳廣起兵于蕪
再補鵠戶酷及
再補二世元年綱
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蕪擊要勝陽

胡亥賜扶蘇死載始皇輜輶車中以一石鮑魚亂其臭至咸陽始發喪胡亥即位是為二世皇帝宣者閣音

患從去聲平臺在大名秘密也為去聲輜輶音溫涼車上有窓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曰輜輶鮑魚也臭氣也
二世皇帝名胡亥元年東行郡縣謂趙高曰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樂以終吾年高曰陛下嚴法

刻刑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則高枕肆志矣二世然之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公子大臣多僇死好去聲樂音洛更音

庚下同○陽城人陳勝字涉少與人傭畔輟畔之隴上悵然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畔何富貴也勝大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至是與吳廣起兵于蕪陽城縣屬澤州少去聲傭音容無母同為去聲鴻鵠音烏

似鴈而大蕪音時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為屯長會大兩道不通乃召徒屬曰公等失期法當斬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言求之而得不必亂胃

眾皆從之閭左所在閭里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陽郡屬北平今薊州屯長屯猶營也海營置長率長上聲寧安也焉也種上聲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楚人憐項燕也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史記云詐稱從民欲也

大梁張耳陳餘詣軍門上謁謁今之名紙上謁上其名紙而見也古者削竹木以書姓名曰刺秦漢之間謂之謁勝大喜自立為王號張楚史註欲張諸郡縣苦秦法

爭殺長吏以應涉長吏郡縣官長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曰群盜亂竊狗

城人字涉廣陽夏人字叔綱鑑注閭左言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者盡免之也扶蘇始皇長子也今聞無罪而二世殺之百姓未知其死項燕楚良將也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故詐自稱二人以為天下倡

秦所滅已弛今立楚為張
陳勝自立為王再補漢書百官表曰謁者秦官名掌實贊受事
又史記郡守尉丞逐捕今盡得不足

憂上悅按前突後
虛反顛倒之悲夫
○武臣自立為趙

沛公
○父老立劉邦為

再補綱鑑注漢書
曹參為沛獄掾蕭

何為主吏沛令欲
應陳涉蕭曹計之

又史記項羽傳項
燕為秦將王剪所

戮者也又曰項氏
世々為楚將封於

項故姓項氏
又史評林去即罷

也
○項羽學書劍

再補壁裏項梁下
相人

又通鑑籍長八尺
餘力能扛鼎才器

偷不足憂也。上悅。謂者官掌通○陳勝以所善陳人

武臣為將軍耳餘為校尉使徇趙地。李奇曰徇畧也

沛邑掾主吏蕭何曹參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沛音

者楚將項燕之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籍

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

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

籍兵法會稽守殷通欲起兵應陳涉使梁為將梁使

籍斬通佩其印綬遂舉吳中兵得八千人籍為裨將

時年二十四。少去聲會稽音檜羅郡名屬浙東○齊

人田儻自立為齊王。儻音○趙王武臣使將韓廣略

將周市定魏地迎魏公子咼立為魏王。○二年吳廣

為其下所殺。為去聲○陳勝為其御莊賈所殺以降

秦。降音項平○秦將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儻魏

王咍與周市皆敗死。咍音○趙王武臣為其將李良

所殺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居鄴人范增年七十

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

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

過久注扛舉也又

云田儻者故齊王

族也

○韓廣自立為燕

王

○周市立子咍為

魏王

再補史陳勝傳其

御莊賈殺以降秦

陳勝葬錫謚曰隱

武臣為將軍耳餘為校尉使徇趙地

沛邑掾主吏蕭何曹參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者楚將項燕之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籍

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

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

籍兵法會稽守殷通欲起兵應陳涉使梁為將梁使

籍斬通佩其印綬遂舉吳中兵得八千人籍為裨將

時年二十四

人田儻自立為齊王

將周市定魏地迎魏公子咍立為魏王

為其下所殺

秦

王咍與周市皆敗死

所殺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

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

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

世楚將必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求得楚懷王

項梁立楚懷王

再補索隱曰鄭音

巢事詳史項傳

又軌範注楚懷王

秦二世

入秦無罪而死楚人憐之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又祖謚為號者亦順民望也

孫心立為楚懷王以從民望好去聲趙高與丞相李斯有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斯可

三族父母妻族也
趙高指鹿為馬
再補高設驗之術
古今之談柄愚弄
人主是為極矣
再補曰云二世乃
以趙高為丞相事
無大小皆決焉
又綱鑑注北地有
大鹿毛無班其形
以馬高所獻蓋此
也諸儒多言鹿馬
易辨亦未攷耳
論富貴不可恃
項梁敗死
再補宋義先言其
必敗與齊使者高
陵君頭語者
項羽斬宋義破
秦兵
再補史評林引漢
紀云宋義故楚令

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指鹿為馬
問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
畏高莫敢言其過中丞相官者曰中後凡言中中
去聲先儒有言曰上之品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
足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累其心志於
富貴者則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孔子之所謂鄙夫
也夫以鄙夫而欲久富貴其可得乎秦之李斯趙高
焚書坑儒指鹿為馬其志皆欲以奪政柄縱耳目以
久享富貴為可樂而不知富貴卒不可恃而覆宗絕
祀之機其在焉嗟夫後之欲求項梁與秦將章耶
富貴利達於當世者可不監哉
戰敗死宋義先言其必敗梁果敗先言有將驕秦攻
趙楚懷王以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救趙義驕羽斬
之領其兵大破秦兵鉅鹿下虜王離等降秦將章邯
董翳司馬欣羽為諸侯上將軍鉅鹿郡屬河東今順德府先是

秦無罪而死楚人憐之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又祖謚為號者亦順民望也

尹按宋義為上將亦是高陵頭所薦

詳見項羽紀趙高弒二世立

子嬰再補真西山曰按此高將為篡奪之事故以此嘗試群臣而上其從已與否也

又綱曰諸老將曰羽標悍猾賊所過無不殘滅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

○懷主遣沛公入關

再補孽要注標疾悍勇好為禍害而殘賊也

又通鑑食其為里

趙高數言關東盜無能為及秦兵數敗高恐二世怒

遂使婚閻樂弒二世於望夷宮立公子嬰為秦王二

世之兄子也嬰既立族殺趙高數音朔下同婿音細

張晏曰在長陵西北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兄扶蘇○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時秦兵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

項羽怨秦殺項梁奮願與沛公先入關懷主諸老將

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賊獨沛公寬大長者可遣乃

遣沛公關中記曰東曰函關西曰龍關界二關也賊害也言羽不可遣○高陽人酈食其謂沛公麾

下騎士曰索隱曰酈審趙三人竝以六國時衛有司馬卒因謂其從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

所願從游騎士曰沛公不好儒客冠儒冠來者沛公

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令騎士

第入第但言之曰人皆謂食其狂生自謂我非狂

生沛公至高陽傳舍召生入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

洗足而見生長揖長揖者手自不拜曰足下必欲

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胡

留後常為說客高陽邑屬沛音歷食音異其音

聲易音異畧謀也好去聲冠音貫溲溺小便○沛公大破秦軍入關至霸

張良從沛公西從去○沛公大破秦軍入關至霸

監門注里監門為里中之門監

又綱鑑註冠音貫

○沛公不好儒

再補樂彥云辺牀

曰蹕

再補按通鑑酈生曰只言之騎士從

容言

又輟質說切音拙

止也再雅已也增

韻歇也

又綱鑑注溲溺小便也

又尿字書尿俗字

小便也

○酈生說沛公下

陳留

再補通鑑子嬰遣

張良從沛公西

沛公大破秦軍入關至霸

將拒曉開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云云

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組者謂綬也所以帶頸也繫頸者以世三世而亡稱帝止十有五年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素車白馬示有喪繫頸示降服也軛道蘇氏曰軛道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司馬溫公曰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也善夫賈生之言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六合為一家散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何哉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西漢

項羽封劉季於巴蜀漢中為漢王王怒其稱甚美矣於是就國及滅項羽有天

漢太祖高皇帝謚法無高劉季功最高而為之後姓劉氏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息大澤

氏亦其義也又李斐曰劉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劉季隆準龍顏再補綱九月楚人立為沛公按是在二世元年也又綱鑑注顏額額非凡也又史記林王楙曰按唐丞相表叙劉氏所出云太公名燭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即漢高帝也索隱端與端同音又文龍史記作蛟龍廣雅有鱗曰蛟再補呂公時客沛

之陂夢與神遇時大雷雨晦冥父太公往見交龍其上巳而產劉季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後案新唐書宰相世系云劉氏出自帝嘉帝堯之孫生而有文在手曰劉累因以為名能御龍事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封為杜伯杜子曰溫叔奔晉有子留於秦自為劉氏生明生遠生陽陽十世孫馮仕魏為大夫秦滅魏徙梁生清清徙居沛生仁號仁號生端端生高帝媪音媪女老之稱隆準漢書註隆高準鼻也鬚髯在頰曰鬚在頰曰髯黑子痣也如開大之貌豁音飲入聲度量也及壯為泗上亭長嘗繇役咸陽縱觀秦皇帝嘗時車駕出則禁觀者此時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劉季狀貌曰吾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吾有息女願為箕

令所遂家焉

再補徭餘韶切音

姚役也

又綱鑑注箕箒妾

呂公謙言

又索隱厭一再反

再補字書厭余涉

切鎮歷寇難使之

鎖靡也

又案天人之間固

有不易測者然凡

此等類大抵史家

神其事者多矣不

必泥

又通鑑季初為泗

上亭長為縣送徒

驪山綱鑑注郡縣

皆送徒上役作

○送徒驪山

再補史正義曰度

田洛反

又索隱曰舊音經

帝妾卒與劉季即呂后也亭長秦制十里一亭亭置

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劉季隱於芒

碭山澤間呂氏與人俱求常得之劉季怪問之呂氏

曰季所居上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言隨雲氣所

季喜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為亭長時以竹皮為

冠竹皮箬皮謂箬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厭音葉

冠上所解之箬也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厭音葉

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

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被如也夜徑澤中

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後人來至蛇所有老嫗哭

曰吾子白帝子也今者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後人

告劉季劉季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為去聲

罪供役作也度音堂入聲比音鼻及也豐邑在鄆縣

杜陵西南縱放也被酒猶言帶酒音迂去聲母也

諸從之從去聲下並同

陳涉起劉季亦起兵於沛以應諸侯旗

幟皆赤楚懷王遣沛公破秦入關降秦王子嬰既定

秦還軍霸上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

法久矣說文苛細草也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

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案以約字連法三

章為省約之約者

非是蘆浦筆記若以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字作

句恐不成文理合於約字句斷則先與諸侯約今與

父老約不惟上下貫察而法三

章耳方成句法三章三條也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

耳按約字索隱似

再補索隱抵訓為

至殺人以外唯傷

○約法三章

又史本紀獨沛公

素長者可遺

者明漢當滅秦也

史本紀由所殺蛇

白帝子殺者赤帝

子故上赤

案廣雅云徑小道

廣雅徑斜過也

○拔劍斬蛇

再補應劭曰秦襄

公自以居而戎主

為省約看宜從與父老約為一句說抵使之至於罪也秦時刑法多端今皆除之為三章與父老相約以守之抵字宜從索隱

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秦民大喜懺音懺皆赤應前赤帝子也平聲音何細也煩也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法三章此謂最好為得天下之根本楚漢得失全在於此項羽是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關或說沛公守關門羽至門閉大怒攻破之進至戲期且擊沛公且明也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至沛公軍告良呼與俱去良曰臣從沛公有急亡不義入具告因要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為壽

事曰母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又史本紀云曰鯀生說我曰距闕母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是良本不共謀也謝羽鴻門再補史本紀高祖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遺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義倍德也項伯許諾按史際作卻同

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至秋而纖銳秋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伯許諾曰且日不可不蚤自来謝伯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沛公且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隙謂問隙言乖離不合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之言曹無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者三玦玉佩也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為壽

范增使項莊舞劍

樊噲擁盾直入

再補史記范增起

請以劍舞因擊沛公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

沛公莊不得擊張良出告樊噲以事急噲擁盾直入

嗔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張曰壯士賜之卮酒

則與斗卮酒賜之彘肩則生彘肩噲立飲拔劍切肉

嚼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

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

此亡秦之續耳切為將軍不取也

噲從良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噲出間行趨霸上

留良謝羽曰沛公不勝杯勺不能辭使臣良

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

再拜

再補史記注如淳

曰脫身逃還其軍

評林王維禎曰言

已至軍止羽追也

奉亞父足下

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亞父

拔劍撞玉斗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謀奪將軍天下

者必沛公也

志不在小唐曰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乃高

祖之創業規模也

名曰飲酒禮器卮以角作受四升為壽之為將軍

之為並去聲倍音同蚤早同古字通用曹無傷曹姓

無傷名數音胡目羽師古曰動目以諭之

佩也如環而不連項莊羽從弟盾音純上聲干也

也噲音談上聲食也說如字須臾頃也間音間勝音

升榼音同勺與杓通所以挹酒亞父范增督過督責

恨發聲之聲豎子斥項羽也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

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

羽殺子嬰
再補尤瑛曰收貨
實婦女及漢王此
而啖項羽也
又陸瑞家曰功名
纔立便思首丘豈
帝王之度哉羽所
以敗也
○楚人沐猴而冠
再補索隱曰果然
言果如人言也
又高祖本紀項羽
怨懷王不肯令與
沛公俱西入關而
北救趙後天下約
○羽陽尊懷王為
義帝
○羽自立為西楚
霸王
○立沛公為漢王
再補擊要徙魏王

○羽殺子嬰
再補尤瑛曰收貨
實婦女及漢王此
而啖項羽也
又陸瑞家曰功名
纔立便思首丘豈
帝王之度哉羽所
以敗也
○楚人沐猴而冠
再補索隱曰果然
言果如人言也
又高祖本紀項羽
怨懷王不肯令與
沛公俱西入關而
北救趙後天下約
○羽陽尊懷王為
義帝
○羽自立為西楚
霸王
○立沛公為漢王
再補擊要徙魏王

三月不絕。掘始皇冢，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掘音項平聲。韓生說羽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且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一說：沐猴，不耐久，果然羽聞之烹韓生。四塞，塞音色，冠以喻楚人性躁。果然羽聞之烹韓生。徐廣云：東西，沐猴，猴也。師古曰：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羽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怒曰：懷王，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得專主約？乃陽尊為義帝，徙江南都郴。奮刻，郴音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三人，以距塞漢路。漢王怒，欲攻羽。蕭

豹為西魏王，趙王歇為代王，燕王田都為齊王，田安為濟北王，張耳為常山王，英布為九江王。又高祖本紀：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史評林以萬為暗制。漢王然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則人心已歸附。
○五星聚東井
再補淮陰傳：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評林：光緒曰：或謂漂母非婦人，乃秦漢間之隱君子。

何諫曰：願木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乃就國，以何為丞相。復也。羽將以水王關中，故先復命如約。如先入關中者，王之約。柳音珍，州屬湖南。王諸將之王，王巴蜀之王，王秦之王，王漢中之王，並去聲。西楚霸王，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越為西楚，巴蜀漢中巴郡，今順元等處是也。蜀郡，今四川等處是也。漢中郡，屬陝西，今興元府也。案漢王初封，都此。三人，章邯、董翳、司馬欣。○漢元年，五星聚東井。五星，木、火、土、金、水也。井，經星，真秦分雍州之域，時五星聚於此。○初，淮陰韓信家貧，釣城下有漂母，見信饑，飯信。信曰：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王孫尊，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眾辱之，曰：眾辱者於也。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我。

漢王... 五星聚東井... 淮陰傳... 漂母... 評林... 漢間之隱君子... 何諫曰... 願木王王漢中... 還定三秦... 復也... 柳音珍... 孟康曰... 韓信... 淮陰屠中... 好帶劍... 中情怯耳... 能死刺我... 不能出我...

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

又淮陰傳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

又擊要註治粟都尉職掌倉廩

蕭何追韓信再補凌約言曰方

信歸漢亡卒耳相國何所見而奇

之蓋何所以察天下之勢者甚熟而

信適與之爭故數與語而遂以國士

奇之耳向使無定畫于中而驟聞其

說安能力荐而大用之哉

又董份曰何屢言信而未用雖何不

能為力故予嘗疑信亡何之謀也信

亡而身追之要為奇以聳動上耳

再補擊要王曰將軍何以教寡人信

云項王音啞叱咤千人皆廢匹夫之

勇耳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々婦人

之仁也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百姓

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大王

勝下信熟視之俛出勝下蒲伏舊註蒲字當作匍一市人皆笑信怯項梁渡淮信從之又數以策干項羽不用亡歸漢為治粟都尉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皆謳歌思歸多道亡信度何已數言王不用即亡去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何來謁王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追韓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不留也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

王素慢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乃設壇場具禮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案此一軍猶言舉軍也舊註依周禮五師為軍謬矣王遂用信計

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信引兵從故道出襲雍王章邯邯敗死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皆

降淮陰縣屬淮安漂音剽以水擊絮曰漂飲上聲王孫蒯林曰如言公子也屠中屠肆中長如字下同

好去聲刺音次勝讀如跨兩股間也俛俯同蒲伏本

作匍匐手足並行之自蒲音朋入聲淮水出唐州桐

栢縣桐栢山東流合渾水肥水四水入海數音朔下

並同干求也治粟都尉官掌治藏穀即司農卿也治

平聲南鄭郡名即漢中皮音堂入聲來謁白也十數

之數上聲長王之王平聲為公之為去聲呼去聲壇

場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地為場一軍萬二千五百人

兵從思東歸之士縣屬武都雍去聲

漢二年項籍弑義帝於江中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

均宰庖宰也主切割肉也自秦以來民二十五家以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

均宰庖宰也主切割肉也自秦以來民二十五家以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

均宰庖宰也主切割肉也自秦以來民二十五家以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

均宰庖宰也主切割肉也自秦以來民二十五家以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

均宰庖宰也主切割肉也自秦以來民二十五家以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

均宰庖宰也主切割肉也自秦以來民二十五家以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

均宰庖宰也主切割肉也自秦以來民二十五家以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

均宰庖宰也主切割肉也自秦以來民二十五家以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

均宰庖宰也主切割肉也自秦以來民二十五家以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

均宰庖宰也主切割肉也自秦以來民二十五家以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

均宰庖宰也主切割肉也自秦以來民二十五家以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

均宰庖宰也主切割肉也自秦以來民二十五家以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

均宰庖宰也主切割肉也自秦以來民二十五家以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

均宰庖宰也主切割肉也自秦以來民二十五家以

閱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

欲得木王王秦者

今木王舉而東三

秦可傳檄而定也

項籍弑義帝

陳平分肉甚均

再補本傳有田三

十畝獨與兄伯居

伯常耕田縱平使

游學

陳平亡楚歸漢

周勃毀平受諸

將金

再補史本傳諸將

盡誰曰木王下日

得楚之亡卒未如

其高下而即與同

者能也大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

益成敗之數大王何暇用之乎王拜平護軍

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乘去聲典護軍典主護監也冠玉飾冠以玉則外見

美而中無有喻平雖有才而無德也令平聲讓責也

行去聲下同尾生古信士或曰即微

生高孝已高宗子有孝行已音紀

○漢王至洛陽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

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弑其

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

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為義

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弑之寡

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之士南浮江漢而下願從諸

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

新城鄉名三老官名吏十亭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中歷漢水而下

從是東行至徐州

聲下同三河河南河東河內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

擊楚
又高祖本紀云齊
王及楚城陽項羽
雖聞漢東既已連
齊兵欲遂破之而
云々漢王以故得
劫五諸侯兵遂入
彭城

○睢水之圍
○太公為楚所獲

再補擊要注太公
漢王父已見前
又史本紀當是時
諸侯見楚彊漢敗
還皆去漢復為楚
又擊要呂后兄周
呂侯將兵居下邑
漢王往從之稍收
士卒軍糧令隨何
說九江王黥布畔

○蕭何轉漕調兵

十六萬伐楚入彭城收其寶貨美人置酒高會
項羽方擊齊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漢大破漢軍
於睢水上死者二十萬人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
會木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王乃得與
數十騎遁審食其從太公呂氏間行遇楚軍為楚所
獲常置軍中為質五諸侯常山王張耳河南王申陽漢王鄭昌魏王豹殷王卬貢父云
張耳此時無兵蓋陳餘也彭城郡屬河南項羽所都而沛郡也睢音雖水出河南府陳留縣東經雍其至應天府入汴為之為楚之為並去聲匝音替个聲折音古食其音異基臣名姓審從去聲間音間質音致
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滎陽郡名即鄭州滎音螢振奮也
○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縣邑事便宜施行計關中戶口轉漕調

再補史本傳輒奏
上可許以從事即
不及奏上輒以便
宜施行上來以聞
關中軍計戶口轉
漕給軍漢王數失
軍遣去何常與關
中卒輒補缺上以
此專屬任何關中
事

又淮陰傳魏王豹
謁歸視親疾至國
即絕河關又漢與
楚約和

又擊要注罌瓶之
木腹小口者以木
押縛於身浮水不
沉

又史本紀遂定魏
地置三郡曰河東
大原上黨焦茲曰
帝極厚信亦極忌

漢高祖二年

兵轉漕車轉船漕以給軍糧也未嘗之絕轉去聲漕音曹又去

直為大將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信伏兵從

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虜豹柏直姓名夏陽縣屬河中罌音鶯通鑑註

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與大王會

於滎陽王遣張耳與俱具曰漢取天下其征伐次叙大抵如秦秦人先據咸陽以

為形勝之勢乃取巴蜀以為富饒之本遂用范雎遠
交連攻之策先滅韓魏次及楚趙燕齊以天下高祖
始居巴蜀由蜀而取三秦然後韓信引兵取趙取燕
取齊與高祖會垓下以挫羽而滅之六抵先易而後

漢高祖二年

十八

信使信將則張耳
盜之
○信耳擊趙
再補楊循吉曰設
策而使敵人知之
疎矣按信已勝趙
而師李氏然則使
李左車專主軍事
則使敵間知等之
疎漏未有之亦未
可知也餘腐儒堂
々張議於是軍
之耳目皆屬焉遂
為敵所間知也故
以今日未可輕計
之也
又本傳廣武君策
不用韓信使人間
視知其不用還報
則大喜
○信出背水陣斬
陳餘

再補唐頌之曰亂
其耳目奪其巢穴
又董份曰前左水
澤必成安君所知
也而韓信背水以
誘敵百里驅將龍
滄所知也而孫子
戒灶以速功此皆
致久之術也
又本傳信乃令軍
中毋殺廣武君有
能生得者購千金
於是縛廣武君
而致戲下者
又信問攻燕伐齊
之策廣武君辭謝
事詳見信本傳
○隨何說九江王
歸漢
再補索隱曰布以
少時有人相云當
刑而王故漢雜事

難先小而後大先據形勝
而後追取此用兵之道也
○三年信耳以兵擊趙聚
兵井陘口趙王歇及成安君陳餘禦之李左車謂餘
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
在後願得奇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
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取也十日
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餘儒者自稱義兵不用奇計信
間知之大喜乃敢下未至井陘口止夜半傳發輕騎
二千人人持赤幟從間道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
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
先背水陳平且建木將旗鼓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
戰良久信耳佯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

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歸壁見赤幟大驚遂
亂遁走漢軍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歇諸將賀因
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
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
諸將皆服信募得李左車解縛師事之用其策遣辯
士奉書於燕燕從風而靡井陘山名在威州井陘縣
北軌轍謂並行也軌音龜上聲間音間壘音累上聲
軍壁曰壘掠音略却也知之知其不用李左車策止
息也傳發傳令起發音佩鼓行聲鼓而行走音奏
殊死殊絕也謂決意必死會音會倍音同募贖也縛
音房
○隨何說九江王黥布畔楚歸漢既至漢王方
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
帳御謂帷帳及
凡服御之具也
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又大喜過望

再補唐頌之曰亂
其耳目奪其巢穴
又董份曰前左水
澤必成安君所知
也而韓信背水以
誘敵百里驅將龍
滄所知也而孫子
戒灶以速功此皆
致久之術也
又本傳信乃令軍
中毋殺廣武君有
能生得者購千金
於是縛廣武君
而致戲下者
又信問攻燕伐齊
之策廣武君辭謝
事詳見信本傳
○隨何說九江王
歸漢
再補索隱曰布以
少時有人相云當
刑而王故漢雜事

標主一八史卷八十二
漢高祖三年

云布改姓黥以厭
當之也
又劉辰翁曰借箸
謂不能每下一著
○食其請刻印立
六國

再補案借箸說諸
家紛紜或云湯武
著明云々最無理
劉說似長又按留
侯傳作昔者湯伐
桀而封其後於杞
其他多異同此註
蓋節畧彼傳也崔
浩云表者標榜其
里門商容紂時賢
人蘇林云革者兵
車也軒者朱軒皮
軒也謂廢兵車而
用乘車也
又董份曰言客計
欲立六國以撓楚

九江國在九江黥布
上聲見音現帳音帳
從去聲過望過於已
所望也
○鄢食其說漢王立
六國後王曰趣刻印
張良來謁
王方食具告良良曰
請借前箸為大王籌
之
以數籌其難發八難
難音但下同為去聲
難音畫也
○封其後者度能制其
死命也今陛下能制
項籍死命乎
○曰武王入殷表商
容問釋箕子囚封比
干墓今
陛下能乎
○曰殷事已畢偃
革為軒倒載十戈示
不復
用今陛下能乎
○曰
息牛桃林之野示不
復輸積今陛下能
乎
○曰
其七曰天下游士離
親戚棄墳墓從大王
遊者徒欲望尺寸之
地今復立六國後游
士各歸事其主大王
誰與取天下乎且楚
惟無疆六國復撓而
從之
大勢屈為撓音灼
曰當今唯楚
大無有強之者若復
立六國

皆撓而從之也
○楚惟無強
大王焉得而臣之乎
得安
六國誠用客謀大事
去矣漢王輟食吐哺
曰
豎儒幾敗乃公事令
趣銷印
無疆言楚之疆本
無敵
近也乃公及漢王自
謂也
○楚圍漢王於滎
陽
按史記陳平傳漢
王患之請割滎陽
漢王謂陳平
曰天下紛紛何時定
乎平曰項王骨鯁之
臣亞父輩
陳平傳云亞父鐘離
昧龍
數人耳行間以疑其
心破
楚必矣王與平黃金
四萬斤不問其出入
平多縱反
間羽大疑亞父
陳平傳陳平既多以
金縱反間於楚
多矣然而終不得裂
地而王欲請骸骨歸
疽發背死
與漢為一以滅項氏
而分其地
請骸骨歸疽發背死
骨鯁音梗間音閱
○楚圍漢王益急紀

權今縱能使楚無
疆而遂撓楚矣然
六國並立則亦將
從而撓我也此說
欠分曉
○從張良計銷印
再補按史記留侯
傳乃公作而公豎
儒索隱云謂此儒
生豎子耳
○陳平以金反間
再補據史陳平傳
平論項羽為人云
意忌信讒必內相
誅是平建策之由
也陳懿典曰楚君
臣之相猜也君懷
諫而臣強爭也按
強爭二字是本文
骨鯁二字是所謂
骨少其少者亦

標註下八人
漢書卷之三
漢書卷之三

標註下八人
漢書卷之三
漢書卷之三

標註下八人
漢書卷之三
漢書卷之三

標註下八人
漢書卷之三
漢書卷之三

為主所忌俱所以
破楚矣

再補項羽傳漢將
紀信說漢王曰事
已急矣請為王誑

楚為王王可以間
出於是漢王夜出

女子蒙陽東門被
甲二十人云々項

王見紀信問漢王
安在信曰漢王已

出矣

再補王者以民為
天索隱曰按此等

語俱出管子
又便蒙蒯姓微名

也後避武帝諱史
改微曰通又云敵

兵斷道故遣使者
投間道而行謂之

信曰事急兵請誑楚乃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

王出降楚人皆之城東觀漢王乃得出西門去擊要

得與數十騎項羽燒殺紀信誑居況切欺也漢王

軍成臯羽圍之王逃去北渡河晨入趙壁奪韓信軍

令信收趙兵擊齊成臯地在孟津界○酈食其說王

欲指成臯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為

天民以食為天教倉藏粟甚多楚拔鞏陽不堅守故

倉乃引而東此乃天收鞏陽據教倉粟塞成臯之險

王從之教倉山名秦於此築太倉故曰教倉○酈食其為漢王說

齊王下之蒯徹說韓信曰將軍擊齊而漢獨發間使

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酈生伏軾掉三寸舌下七十

餘城將軍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為去聲

廣按酈生有天下歸漢可坐而策○四年信襲破齊

之語便去聲伏憑也掉音調去聲○四年信襲破齊

齊王烹食其而走按韓信傳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

其計有此事也○漢與楚皆軍廣武羽為高祖置

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

俱北面事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

幸分我一杯羹羽願與王挑戰王曰吾寧鬪智不鬪

力因數羽十罪高祖本紀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

戰羽大怒伏弩射王傷又本紀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廣武孟康曰

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臯於鞏陽築兩

城而相對名為廣武城在教倉西三皇山上戰謂二

再補史記齊王田
廣聞漢兵至以為
酈生賣已死曰汝
能止漢兵我活汝
不然我將烹汝酈
生曰舉大事不細
謹威德不辭讓而
公不為若更言
○羽欲烹太公
○一杯羹
再補便蒙翁謂父
也古者以杯盛羹
故曰一杯羹
○數羽之罪
再補王九思曰項
羽勢衰在弒義帝
一節而高祖數羽
十罪願置之末蓋
擾事之先後次第
叙之

漢書卷之...

又秦隱負約之負... 音佩王諸將善地... 秦降王子嬰罪五詐...

秦降王子嬰罪五詐... 韓信易與耳... 擊龍且曰韓信易與耳... 決水且軍大半不得渡... 為假王以鎮齊... 張良陳平躡足附耳語... 侯即為真王耳...

神也... 良平請封韓信... 再補按罵之史所... 望若求佐我乃欲... 漢方不利語俱詳... 淮陰傳... 武涉蒯徹說信... 再補按約言曰吾... 其決先幾而又未... 嘗不義信之不倍... 其主也... 又數兵之數正義... 色度反字書音索... 頻也... 又淮陰傳齊人蒯... 通知天下權在韓... 信欲為奇策而感... 動之以相人說韓...

遣印立信為齊王... 水出密州莒縣... 而聲塞也躡足... 寧能禁信王之語... 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 秦又兵相與戮力... 之已破三秦引兵... 非盡吞天下者不... 脫輒倍約復擊項... 以與漢王為厚交... 下所以得須臾至... 事權在足下足下... 與楚連和參分天... 必於漢以擊楚且... 我上將軍印解衣... 我推食食我言聽... 計用我倍之...

漢書... 卷之... 二十三

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此下有君之背云々語張晏曰背畔則大貴又光縉曰項羽之待漢主猶夫差之待勾踐按已戰而遂不能相釋子房之策其可已乎又便蒙凡數三分有二為大半又按漢初出兵日已以楚為要至此一旦互謀利以暫休兵遂必不可而立先儒紛紜論抑亦迂矣又便蒙信越雖名

不祥雖死不易。削徹亦說信信不聽。音嗣倍皆同易音亦削徹說有相君之面。漢立黥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之語。
布為淮南王。在九江國。項主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項羽傳是時漢兵威食多又云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之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亦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饑疲今釋不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鴻溝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即今張良此謀非是既和而即背之不可也陳曰先儒以為既殺韓王而張良欲報君父之仇奚暇恤其他耶
五年王追羽至固陵韓信彭越期不至。項羽紀楚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壘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

為王未為分畫疆界故張良勸王又傳海之傳正義音附著也自為之為于偽反又項羽紀漢王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又師古曰楚歌者楚人之歌也猶言異謳越吟便蒙九江兵歸漢故多楚聲慷慨悲嘆也又憤激也離職追反爾雅蒼白雜色又按史記註引楚漢春秋載虞氏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木王意

至固宜君王能共與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善張良勸王以楚地梁地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張良勸王以楚地梁地許兩人王從之皆引兵來黥布亦會。固陵晉灼曰即後改為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許兩人通鑿張良請取淮陽以北王彭越梁地也從陳以東王韓信也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乘之羽敗入壁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命虞美人起舞。項羽記有美人名虞徐廣曰一云姓虞氏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其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項羽紀騅馬名騅常騎之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騅者羽平日所乘駿馬也左右皆泣莫敢仰視羽乃夜從八百餘騎潰圍

氣盡賜安何聊生
 又史記註文穎曰
 給欺也欺令左去
 評林按曰八百曰
 百曰二十八曰四
 曰三曰二是羽騎
 之漸少茅坤曰覽
 羽本末持一梟將
 又史本紀乃分其
 將以為四隊四轡
 漢軍圍之數重項
 王謂其騎曰吾為
 公取彼一將令四
 面騎馳下期山東
 為三處云々是如
 其言者也
 又徐廣曰漢五年
 之十二月項王死
 項王以始皇十五
 年己已歲生死時
 年三十
 又項羽紀始懷王

南出渡淮迷失道陷大澤中項羽紀問一田父田父
 以故漢追漢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羽謂其
 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也今卒因此此
 天亡我非戰之罪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潰
 圍斬將令諸君知之皆如其言於是欲東渡烏江亭
 長艤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願急渡項羽紀地
 數十萬人又曰今獨臣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
 有船漢軍至無以渡
 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
 面目復見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
 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義
 之國為主死節持羽頭示之乃降王還馳入齊王信

初封項籍為魯公
 及其死魯最後下
 故以魯公禮葬項
 王穀城
 ○漢王即皇帝位
 再補太史公云自
 矜功伐奮其私智
 而不師古謂霸王
 之業欲以力征經
 營天下五年卒以
 其國身死東城尚
 不覺寤而不自責
 過矣乃引天以我
 非用兵之罪也豈
 不謬哉
 又按徵侯漢書應
 邵曰言其功德通
 於王室也張晏曰
 後改為列侯
 又漢書注孟康曰
 姓高名起
 又史漢陛下上有

壁奪其軍立信為楚王彭越為梁王漢王即皇帝位
 高祖本紀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
 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
 當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
 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踰皆疑不信臣
 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城下隄
 為便便國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在亳州
 按音該楚歌漢軍而為楚人之歌故曰楚歌虞美人
 羽愛姬虞姓也慷慨竭誠曰慷慨行音杭騶音追馬
 蒼黑雜色從去聲騎去聲下並同潰衝散也東城縣
 屬和州今烏江縣為去聲下並同令平聲如其言通
 鑿云斬漢一將二都尉殺數十百人諸騎皆伏烏江
 浦在東城驪音蟻整船向岸曰驪以王之王去聲而
 淮北都下邳梁王王魏地都定陶○置酒洛陽南宮
 上曰徵侯諸將皆言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
 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掠地因
 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

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二句以然字轉此句來。○能用三傑。再補高祖自云三不如一能用，蓋自知如此得不起耶。自古人主自用，有之能用者，古今其幾人。○師古曰：傑，言傑然獨出也。又用人不道其能，則不可曰能用，然則三不如一所以能用，蓋亦漢皇識之達也。

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知。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禽也。群臣悅服。

列也。子與同。夫音扶。帷幄在。前。曰帷。悉。周。曰幄。子房。張良字。壘。音鎮。定也。餽。饋。同。餉。音商。去聲。為。去聲。禽。同。○故齊田橫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嶋。史本傳。高。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敢。後。恐。為。亂。廼。使。使。放。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鄒生。今聞其弟鄒高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廼。詔。衛。尉。鄒。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探者致。族。夷。廼。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云。上。召。

亂遣使者赦也。又師古曰：太者謂其長率，即橫身也。小者其後屬也。便蒙云：非是，此猶言大則王，小則侯，謂橫身不出，王侯二考也。又王世貞曰：乘傳詣洛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云々然漢書凡皆稱乘，不如是分別也。不然文帝從代即位，亞夫以太尉南討，至六傳，豈小緩事耶。而四馬下足也。便蒙傳傳車也。註專當人字訛。師古曰：傳者若今。

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誅。田橫本傳。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而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廼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頸，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冢。客為橫與二客乘傳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

至洛陽，尸鄉自剄，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既葬，二客客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廼大驚，以田橫之從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

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自殺。田橫齊王廣叔。海島山聲郵。○初，季布為項羽將，數窘帝。羽滅帝，購求布，敢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

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

又便蒙購懸賞以募告者

又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索隱曰案鄧展所說事義最

又細註輜車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曰按謂輜車一馬車也評林按乘一馬車見其急也

○斬丁公
再補按史記註

漢春秋云丁公薛人名

又便蒙短兵刀劍也戎車相迫輪轂相錯長兵不施故用短刀以相接擊

又云兩賢謂高祖與丁公也言吾與丁公俱是賢豈可相厄哉故丁公感此言而止也一說兩賢謂季布與丁公也

又漢書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昔是日者言從善之速也

又便蒙素猶據也

以充咽喻關中以背脊喻天下

知其布也本傳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甲事聽之

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以布之賢

漢求之急不北走胡南走越耳此棄壯士資敵國也

本傳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

滕公言於上乃赦布

呂拜郎中本傳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數音朔

迫也髮鬚髮也銜音儉平聲以銖束頸也朱家本傳

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

能聽臣臣敢進計布許之迺與銜布置廣柳車中之

魯朱家所賣之朱家人姓名也滕公夏侯嬰各為之

為去聲走音奏下同郎中官名○獲軾曰漢高祖唐

太宗皆創業之賢君季布屈突通皆一朝之烈丈夫

皆能以身殉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至公

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為萬世帝王之業

○丁公

為項羽將嘗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

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

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

效丁公也丁公李布母弟厄通鑿註與搭同持也

起豐沛以來罔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

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

勢不同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

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

以示之使為臣者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

久矣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

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怨者雖至於活已猶以義不

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

孫享有天祿甲 ○齊人婁敬擊要敬齊人成隴西過

又按一戊卒之言
耳左右大臣已非
之使庸主當是時
則何用問子房必
言下擯斥不為愚
者幾希乃謀良乃
是日西漢書云拜
婁敬為奉春君賜
姓別氏誰謂劉氏
唯乘運而已
又擊要潁川盜起
秋九月帝還宮六
日自將討之又云
車駕還宮謂冠恂
曰潁川獨卿能平
之耳對曰潁川聞
陛下有事隴蜀故
狂狡乘間如聞乘
輿南向賊必惶怖
歸死臣願執銳前
驅帝遂南征
○張良徙赤松子

上問張良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
殺函右隴蜀阻三面而守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
中婁敬婁姓敬名後賜姓劉音厄握也元音剛說文云頸也拊音撫拍也音色
同函音咸隴州屬鞏昌隴關在焉說如字胡雙湖
曰上起兵五年歲無寧居跋履山川蒙犯霜露九矣
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幸歸洛陽未
稅駕聞敬陳入長安之計遍問群臣折衷於子房即
日西行不待終夕嗚呼其明於決策敏於用言不自
違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征隴蜀下隴右還京
師又六日潁川盜起冠恂之諫即往鎮○留侯張
撫之靡有勸意可謂能繼祖武光前烈矣
良謝病辟穀曰家世相韓韓滅為韓報讎今以三寸
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從
赤松子遊耳良少時於下邳圯上遇老人隨履圯下
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歐之憫其老乃下取履老

再補邵寶曰秦銷
兵器兵書豈猶存
乎萬或有一而老
人得以授良真非
人間物矣老人高
良之義而推其狙
擊之勇於是乎教
々在意不在言而
况書乎然則所謂
穀城黃石者何老
人以是隱良以是
神固授受之餘意
也
○張良封留
再補孔文祥云黃
石公鬚眉皆白狀
杖丹黎履赤鳥
又劉子翬曰張良
欲從赤松子遊益
婉其辭以脫世網
所謂鴻飛冥々弋

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於此良如
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後何也復約五日
及往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
喜授以一編書曰讀此可為帝者師異日見濟北穀
城山下黃石即我也且視之乃太公兵法良異之晝
夜習讀既佐上定天下封功臣使良自擇齊三萬戶
良曰臣始與陛下遇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封留足
矣後經穀城果得黃石焉奉祠之留縣名即陳留謝
不食靜居行氣以學道也為韓之為去聲赤松子神
農時仙人号也○司馬溫公曰夫生之有死猶夜旦
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
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誕矣然其欲從赤
松子遊者其智可知矣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
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

才言 卷之三

人何慕焉
又宗臣曰良所以
輔漢者為其足以
滅楚也良所以有
志滅楚者為其滅
韓也

○偽遊雲夢禽韓
再補按陳平傳陳
楚之西界正義曰
韓信都彭城號楚
王故陳州為楚西
界也
又一本危之下加
上曰為之奈何平
七字古有下加天
子二字
又張晏曰狡猶猾
索隱曰吳越春秋
作郊免戰國策曰
東郭邊海內狡免
也

又飛鳥史記作高
鳥走狗亦作良狗
是皆喻有事則用
無事則害之意
○論高帝率詭詐
之言
再補便蒙從容謂
從其容止不矜莊
也
又揚慎曰多多益
善程子曰分數明
也按孫子曰治眾
如治寡分數是也
註云部曲為分什
伍為數
○剖符封功臣
再補焦竑曰蕭何
封侯侯今世家作
鄭侯傳寫之誤也
鄭七何切班孟堅
十八侯銘文昌四
友漢有蕭何序切

負盛滿而不止取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
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
焉少去聲邳音皮縣屬邳州圮音夷楚人謂橋曰圮
歐音謳上聲擊也濟上聲穀城山在東平太公呂望
○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諸將曰發兵阬孺
子耳上問陳平平危之曰古有巡守會諸侯陛下第
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因禽之一力士之事耳上

從之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信恐懼欲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或說信曰斬
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
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
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頸信持其
首謁高祖於陳至陳信上謁命武士縛信載後車信
曰果若入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
謀臣亡天下已定臣固當烹遂械繫以歸赦為淮陰

侯上書之上謁之上並上聲阬坑同守符同雲夢楚澤名跨江南北連亘千里夢如字又音蒙禽擒
同將遊之將音漿意叶音旁械音諧去聲桎音也
陳曰高帝得天下率詭詐之言盡出於陳平施於項
羽紛爭時猶可也其可施於君臣之間乎使韓信有
反心尚不可為而信未有反心也然則功臣孰不自
疑上嘗從容問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能將
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
多益辨上笑曰多多益辨何以為我禽曰陛下不能
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天
授非人力也從音縱平聲辨薄莧切理也為去聲下同○剖符封功臣鄼
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多者百
餘戰少者數十合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
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逐殺獸

漢書卷之六十三
漢書卷之六十三
漢書卷之六十三

第一受封於鄴又唐詩麒麟閣上識鄴侯按鄴在沛鄴在南陽何起沛封邑必近之且孟堅去何未遠所聞必真師古云何封南陽之鄴疑未深考也

○蕭何發縱指示再補或云逃身一作跳身

又索隱曰轉劉氏音張戀反漕水運也評林或曰萬世者蓋言為漢不遠計即社稷之謂也惟欲抑揚其詞以警功故耳

又王貞世曰今按功臣年表曹參至陳平九人皆以十

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

本傳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必欲何第一

關內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所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且功而如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

○上已封大功臣餘爭功不決上從復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相與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

二月甲申封張良至陳豨十三人以正月丙午封周竈以丁未封丁復以戊申封呂青以壬子封雍齒始與郭蒙以戊午封而諸將陳武等以三月丙申庚子等日繼封然則曹參諸公遠者先三十四日而沙中偶語之輩僅陳武輩二十餘人耳此曹非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留侯之溢談未必實

○論張良因事納忠為善諫

再補本上極尊之林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

畏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良曰陛下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良曰急先封齒於是封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

屬音蜀下並同雍齒齒臣名雍去聲其姓也高帝嘗使守豐而齒以豐叛方本

作邠邑屬漢州趣音促行去聲○司馬溫公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而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見問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忌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善諫矣

入朝不趨

元大也十八人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鄼生鄼商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

○尊太公為太上皇

○帝

豫治國故不言帝也

○叔孫通起朝儀

再補本傳叔孫通

者薛人也楚漢春

秋名何索隱曰薛

縣名屬魯國

又茅坤曰此儀直

行至今日大略皆

秦故尊君抑臣之

習也而三代以前

其上下同休處消

歇矣此可見為國

以直自有本

又一本微下加諸

生二字與下如其

字

又便蒙繇謂置設

繇索為習肄處繇

謂以茅剪植於地

為繇位尊卑之次

○長樂宮成

再補便蒙七年下

如冬十月三字胡

三省曰帝御長月

宮受朝賀也便蒙

又云此正月朝賀

也漢因秦制以建

亥之月為正月而

懲秦苛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

柱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

諸生共起朝儀本傳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

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

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

試為之令易知度上從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本傳魯

吾所能行為之

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

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

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

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

儒也不知時變遂曰禮樂積德而後可興也通與所

與所徵三十人西曰禮樂積德而後可興也通與所

徵及上左右與弟子百餘人為繇苑野外習之懋音

也苛音何易音異呼去聲叔孫通通臣名叔孫姓也

繇苑束芴表位苑子劣切○全書曰叔孫通捨枹鼓

而定一王之儀即其事也○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謁

者治禮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

振恐肅敬禮畢置法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

去竟朝罷酒無敢誼譁失禮者上曰吾乃今日知為

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太常樂音洛治平聲六百石品

御史御史之官有七曰御史曰御史大夫曰中丞曰

侍御史曰治書侍御史曰殿中侍御史曰監察御史

謂之七貴此蓋殿中侍御史掌供奉正班列者也太

常一作奉常九卿之一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書曰

秩宗即○匈奴寇邊帝自將擊之聞冒頓單于居代

谷悉兵三十萬北逐之至平城冒頓精兵四十萬騎

圍帝於白登七日用陳平秘計使間厚遺閼氏冒頓

乃解圍去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冒音

音墨頓音突又音特單音禪通鑿注單于匈奴天子

号也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

陳懿典曰夫乘入

再補楊慎曰凡六

出奇計凡六益封

陳懿典曰夫乘入

再補楊慎曰凡六

出奇計凡六益封

陳懿典曰夫乘入

再補楊慎曰凡六

出奇計凡六益封

陳懿典曰夫乘入

再補楊慎曰凡六

出奇計凡六益封

陳懿典曰夫乘入

再補楊慎曰凡六

出奇計凡六益封

陳懿典曰夫乘入

再補楊慎曰凡六

出奇計凡六益封

陳懿典曰夫乘入

再補楊慎曰凡六

出奇計凡六益封

陳懿典曰夫乘入

再補楊慎曰凡六

出奇計凡六益封

陳懿典曰夫乘入

之疑而問之，即婦
寺能焉安稱奇哉
謂之奇者，殆桓譚
之臆說，非太史之
本旨也。按史註引
桓譚論証之，故此
說駁之，要之太史
云世莫得聞，不必
須強解也。
○劉敬使匈奴和
親

然也。冒頓單于名也。代谷史作代，上谷代州名。上谷郡屬北平，今易州也。平城縣屬大同。騎去聲。白登縣屬大同。音澗。遣去聲。關氏音煙支。單于之妻也。從去聲。出奇計。其計頗秘。世莫得聞。或云如請偽遊雲。夢與躡足。附耳語。行間疑。楚君臣以惡草具進。使背約擊羽。厚遺關氏等是也。益封邑。由戶牖侯更曲。逆。○九年遣劉敬使匈奴和親。取家人子名公主妻單于。按本傳上已因平城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願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遣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為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辨士風諭。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遺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使去聲。家人

又開如霖曰。敬既知冒頓殺父妻群母。不可不仁義說。而曰不敢與大父抗禮。亦謬矣。
○呂后斬韓信
再補便蒙上。變謂上書。皆非常之事。舊註以為名者非也。舍人名樂說。是說據切臣表。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索隱云。未知孰是。
又按本傳。高祖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然則高祖已疑之。故温公有自取說。○論信見禽亦有以自取。再補茅坤曰。此情

子事敬。傳。庶人之家子。子亦女也。公主非公。主而名曰公主。公主者天子之女也。妻音砌。○十年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淮陰侯韓信舍人第上變告信。陰與豨謀。韓信傳。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呂后與蕭何謀詐。稱豨已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謀。乃為兒女子所詐。遂夷信三族。代王恒。高帝第三子。即人云云。史云。其舍人得罪。信曰。欲殺之。故舍人第告信。欲反。上變其名也。為去聲。夷信之族。司馬温公曰。世或以韓信首建大策。與高帝起。漢中定三秦。分兵以比。禽魏取代。外趙。晉燕東擊。齊南滅楚。大抵漢之得天下者。皆信之功也。觀其距武涉之說。信豈有反心哉。而高帝用詐謀。禽信於陳。負言則有之矣。然信

以誣誣漢信幸臣
偶以拜淮陰淮陰
何以遠行謀反及
跡且後亦无往來
昌所言倉卒激之
安得與淮陰有夙
謀此皆忌口慎陽
族輩誣之不然漢
廷謀臣詐以此論
殺之耳

○詔捕劓微

再補淮陰傳通曰
詔之狗吠堯堯非
不仁狗固吠非其
主云々

○梁太僕告彭越

再補評林按越有
不賞之功即有罪
尤宜從輕矧非其
罪而惟以呂后一

亦有以取之焉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
而自王其後漢追楚圍陵與信期而不至當是之時
高帝固有取信之心矣太史公曰假令韓信學道謙
讓不伐功不矜能則漢家勛將比於周召之德後世
其血食矣不務出此而謀
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十一年帝破豨還詔捕
劓微韓信傳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劓微通至曰秦失其鹿天下共
逐高材疾足者先得之當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
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其衆力不能耳又不可盡烹
邪帝赦之補劓微通鑿上還聞信死問呂后曰信死
之失其鹿喻天下疾捷也非知陛下也
本傳有狗各吠非其主之語為平聲
○梁王彭越

太僕告其將扈輒勸越反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微兵
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
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
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
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已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

言狹之高帝其寡
恩哉然帝征豨而
越不至則越亦有
以自取矣

○拜陸賈為太中大夫

再補便蒙秦時趙
佗為龍川今後為
南海尉故稱曰尉
佗

又索隱曰豨直追
反結音計謂為豨
一撮以推而結之
故字從結且按其
豨結二字依字讀
之亦通謂夷人本
被髮左衽今他同
其風俗但豨其髮
而結之也

又索隱曰蘇林音
厥埤蒼云蹶越也
又賈傳昔者吳王

帝罵之曰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賈曰陛下以

上使人掩越囚之反形已具赦處蜀呂后曰此自遺

患遂誅之夷三族太僕官名主正群僕侍御天子九

音惟遣陸賈陸賈傳陸生至尉他結實居見陸

威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惟奔冠帶欲以區
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
其政諸侯高傑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
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

巴蜀鞭笞天下知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間海
內平定此非人力天所建也天子聞君王南越不
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
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百姓新

迎北而稱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
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及覆
手耳於是尉他蹶然起坐立南海尉化為南粵王

帝罵之曰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賈曰陛下以

標主

漢書

卷一百一十一

夫差智伯極武而
凶秦任刑法不變
必滅趙氏卿使秦
己并天下行仁義
法先聖陛下安得
而有之注趙氏秦
姓也章昭為秦一
姓

陸賈新語
再補正義曰七錄
云新語二卷陸賈
撰也

又賈傳稱善下有
左右呼萬歲句劉
辰翁曰左右呼萬
歲幸其回心向道
也今人豈復有此
黥布反
再補徐廣曰賁音
肥索隱曰人姓名
也
又王維禎曰布禍

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
也使秦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有之本傳
不憚而帝曰試為我著書秦所以失吾所以得及古
有慙色成敗賈著書十二篇每奏稱善詔曰新語
姓趙名佗本為龍川令行南海尉事故曰尉佗嘗自
僭王叛而不服至是封之遂奉約也粵越同約東
也太中大夫文齊三品曰太中大夫說如字治平聲
為我之為去聲著音猪去聲下同按通鑿無書字新
語陸曰高帝平生未嘗
聞此言也故曰新語
淮南王黥布見帝殺韓信
醢彭越以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遂反本傳十一
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厥其醢徧
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使人部
聚兵疾伺旁郡警急而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
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廼厚
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警赫長者也王
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

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
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帝自將擊之○十二年帝
破布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過沛置酒召宗室故人
飲酒酣上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
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沛中子弟習歌之以沛
為湯沐邑過音戈下同太牢具牛羊豕曰太牢醢音
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公共守之也令去
聲湯沐邑史云朕湯沐邑謂以其邑賦稅供湯沐之
也○初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見疏太子仁弱
上以如意類己欲廢太子而立之群臣爭之皆不能
得呂后使人彊要張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
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
里先生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上高

自姬始色嬖之為
患如此

○以太牢祠孔子
再補史記世家至
漢二百餘年不絕
高皇帝過魯以太
牢祠焉諸侯卿相
至常先謁然後從

政又便蒙是時雖天
下已定猶有猜信
越布之反故恍慨
如此

○以沛為湯沐邑
再補按本傳留侯
曰始上數在困急
之中幸用臣策今
天下安定以愛欲
易太子骨肉之間
雖臣等百餘人何
益是彊要二字所

生也使人則呂

又便蒙角角字訛

字書或分角角為

二非是

又索隱曰四人四

皓也便蒙曰鬚眉

皓白衣冠甚偉所

以謂之四皓

又羅大經曰子房

消沮事變全不費

力是子房一生得

意處眼高于一世

者

又便蒙善罵之善

與善病之善同義

猶言多也義不辱

義不肯受辱

又如淳曰調護猶

營護也便蒙調護

下有太子二字按

史留侯世家

又索隱曰李斯歸

惡而自子是分過

也

又韋昭曰淺用意

淺也按如淳曰百

官公卿表衛尉王

氏無名字董份曰

人主方怒一大臣

此四人今令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宜來至以為

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呂后使人奉太子

書招之四人至帝擊布還愈欲易太子後置酒太子

侍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

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大驚曰吾求公

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

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

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

卒調護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

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姓也疏音疎已音

音邀四人商山四皓史注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

東夏黃公姓崔名黃居夏里用里先生姓周名術居

角里用音祿奇里李無註不敢強為之說慢音慢時

疑當作侍易音亦下同偉音葦奇也從吾之從如字

音遵入聲○蕭何以長安地陜上林中空地棄請

令民得入田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何世

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

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王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

豎金而為民請吾死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

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

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

反陛下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

乎且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擇是日使使持節

赦出而赦之長安縣屬安西音控棄荒也令去聲

紀本○上擊布中流失疾甚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

國死誰可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贛陳平可

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可令為

再補倪思曰呂氏

以一婦人問國事

時蕭相國無恙既問及相國死後又問其次何其意深也

又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以疾不復知之

又便蒙孝子者善繼父之志善述父之事者也故漢家之謚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

又按史記趙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高祖善觀人可亦見其一端在

又痛不能言也又丁南胡曰周召以後相道漸滅若

何之得多少失少其誠賢相矣乎又便蒙相當作法史記漢書通鑑等諸本皆云蕭何為法又云較漢書作講顏師古曰講和也畫一言聲齊也又云較古孝又皆明貌較或作顛或作講古者顛講較三字通用言法令不煩苛其簡要著明若見畫一也又云載者行也清淨黃老之術也謂曹參一行清淨無為為治也又云惠帝張皇后魯元公主之女呂太后以其無子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

大尉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中去聲流矢飛矢曰流矢少○上崩葬長陵為漢王者四年為帝者八年凡十二年太子盈立是為孝惠皇帝長陵地在咸陽

孝惠皇帝名盈母呂太后即位之元年呂后鳩殺趙王如意斷戚夫入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墜召帝觀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煇音

聲鳥食蠅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斷音端上聲去上聲煇音許云切灼也一作熏以藥熏耳令其聾也飲去聲瘖音啞也○二年蕭何卒齊相曹參令舍漢書作鞠或謂窻室也

人趣為裝吾且入相本傳何素與曹參不相能及何君聞百歲後誰可代者對曰知臣莫如王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參傳云參

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

國一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相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齊王肥高帝

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張良卒○周勃為大尉○帝在位七年崩無子呂太后取他人子以為太子至是即位太后臨朝稱制他人子後宮美○元年

太后議立諸呂為王高后紀四月太后欲廢諸呂無擇為博城侯魯元公主薨賜謚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元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

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少府延為梧侯乃封呂種為沛侯呂平為扶柳侯張買為南宮侯太后欲王諸呂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

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成侯子朝為軹侯子武

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成侯子朝為軹侯子武

為皇后子而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劉伯莊云諸美人元幸呂氏懷身而入宮生子也又漢制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天子之言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太后臨朝行天子之事斷決萬機故言稱制又按通鑑云於是太后以陵為太傅實奪之相權遂稱病免歸初呂后問相而王陵與焉已相之而又罷之呂氏茂視劉家於是可見其一端矣蓋亦忿忿所乘前後顛倒耳

又按胡說先賢論
 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為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呂台子嘉代立為王四年封呂須為臨光侯呂他為命侯呂更始為贊其侯呂忿為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平勃以為可高后紀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呂無所不可
 陵罷相遂王呂氏
 刑到也到白馬以鞅本紀○胡曰自已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雖然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其言何且平勃何以知已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稷定劉氏之可必也故愚亦謂其僥倖而已矣夫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既許之猶且數月再遣謁者張釋之風論大臣乃後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其罪甚大而啓太后心為多矣自是而後推歸呂氏漢祚幾易它日平勃安劉之功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耳先賢論之云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至哉言乎
 ○四年太后廢少帝幽殺之高后紀宣平侯之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為有身取

是程子之言也
 又恒山王義亦後宮美人所生而呂氏子也太后以計詐名之令惠帝子之殺其母養於後宮惠帝崩太后封義襄城侯後為恒山王
 又按綱目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許之云云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以酒者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太后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丁南湖曰章之

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亂迺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
 立恒山王義為帝改名弘亦名他人子為惠帝子者也
 幽囚也恒胡
 ○八年太后崩高后紀七月高后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誠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弗平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擬兵衛宮慎勿送喪母為人所制
 諸呂欲為亂時呂祿將北軍呂產將南軍大尉勃不能主兵平勃使酈寄說祿解印以兵授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者右袒為劉氏者左袒軍中皆左袒召朱虛侯劉章予卒千餘人擊呂產殺之
 擊要諸呂欲為亂未敢發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發兵西已為內應以誅諸呂於是齊王發兵遺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

妻助祿之女而章不以私情奪其義氣壯哉

又便蒙實主位東面也胡三省曰王

入代邸而漢廷群臣繼至王以賓主

禮榜之故西鄉群臣勸進王凡三讓

群臣遂扶王正南面之位王又讓者

再又綱鑑註編以羽毛列係幢旁載於

車上謂之鸞旗車駕出則陳於道而

先行屬相連屬也便蒙吉行謂巡狩

師行謂征伐安之謂何往也

又胸庵曰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

又綱鑑註治粟內史掌錢穀之官也

先儒謂平之此語得之聽聞而非得之學識是以次序

顛倒以用人為先今反置之于最後

故也又便蒙吳姓也公者時人尊稱之耳

宣帝紀定國父于公亦與此同治平謂其政治均平超

遷謂不次而遷官也又按摩要作帝行

出中渭橋有人從橋下走綱鑑註蹕

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喻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

分部悉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令去聲為呂之為去聲下同章齊主肥子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誅子弘等赦天下是為太宗孝文皇帝

鄉向

孝文皇帝名恒母薄氏夢龍摠胸遂生帝帝立尊為皇太后○元年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鸞旗旗上有鈴曰鸞旗鸞鈴也屬音屬音無○帝益明

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焉帝稱善勃大慙謝病免朝音潮治粟內史司農卿也治平聲四夷東夷西戎南蠻北狄

○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為太中大夫河南府屬河南○二年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賜猶免也○三年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

四兩擊要註平其
不平曰平綱鑑註
其罪也高廟高帝
廟也得謂吏捕而
獲之也禮曰刑入
於市與眾棄之
又綱鑑註共與恭
通高帝墓曰長陵
擊要註不忍斥言
毀撤山陵故以取
士為譬

渭橋有一人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
罪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
民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
安所措手足乎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
高廟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
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廷尉以法奏之非吾所以
共養宗廟意也釋之曰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
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中渭橋渭橋
中者乘去聲蹕音畢天子出入必先清道禁止行人
出稱蹕入言蹕也更音庚傾不平當去聲處其罪得
捕獲之也治平聲共供 ○六年淮南厲王長謀反文帝
紀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
處母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

驕淮南王乃帝亦
有不免疾者臣瓚
曰一尺布可縫而
共衣一斗粟可春
而共食况以天下
之廣而兄弟不相
容乎
又綱鑑註可為長
太息者六一言服
用奢僭二言俗吏
不知大體三言經
制不定四言當輔
導太子五言審定
取舍六言優禮大臣
按此策詳漢書
○再賜租
○再賜租
再補章瓊山曰三
代以前所謂肉刑
者墨劓剕宮大辟
五者是也至漢時

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廢徙死民有歌之者曰一
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
而病之後封其四子為侯長如宗高帝第四子廢徙
其四子案案踰封安為阜陵侯勃為安 ○匈奴冒頓
陵侯賜為陽周侯其一人無考姑闕之 ○匈奴冒頓
死○先是上議以賈誼位公卿大臣多短之上以為
長沙王太傅徒梁王太傅上疏曰方今事執可為痛
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大臣多短
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長沙王長沙國在潭
州王史注云是吳芮之玄孫差襲為王者非景帝子
發也梁王荃蹄云文帝子梁懷王也上疏之上上聲
下同疏去聲記也執勢同可為之為並去聲痛哭
大率言他日諸侯長大反側難制也流涕一而言朝
廷而奉蜜夷輕重倒置二言疏細娛不圖太患也太
息六而言服用奢僭二言俗吏不知大體經制不定
三言當輔導太子審定取舍優禮大臣又三設無考

漢書卷之...

三十七

僅有三焉黜削斬趾而已文帝有感除之遂以髡鉗代黜管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此後天下犯法者始免斷肢體刑肌膚萬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不絕其類文帝之德大矣丁南朝曰文帝除肉刑信乎其有不忍入之心矣然不忍於淳于意而特忍於淮南與薄昭者何哉君德莫大於好生故小民犯法而可矜家法惟期于禦亂故至親太逆而罔赦

○十年帝舅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誅使卿群臣往哭之昭自殺○十二年賜民今年田租半○十三年大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上憐其意詔有虞氏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飾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哉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欲改行善而道母由也朕甚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善而道母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除肉刑令去聲緹縈女名緹音絳縈音永平聲刑者云々謂斷其肢體不可再連其後雖欲改過自新無繇也除肉刑通鑿文帝詔除肉刑丞相張蒼等奏請定律曰當髡者城且春當黜髡者鉗城且春當劓者答三百當趾者答五百其城且春各有一歲數以免制曰可自是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禁罔疏闊刑

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書法云除者何永除也綱鑑註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又南朝曰以王孟改元文帝感德之小疵愚謂不止曰小耳看郊祀志所紀真是兒戲所以深惜感德之主也○勞軍細柳再補按通鑿軍士吏被甲銳兵及鼓弩持滿天子先驅不得入注穀張也持滿者但引滿而

罰大省焉○陳曰以一女子言改數千○是歲農上曰年帝王之典非甚勇不及此可謂仁矣○是歲農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毋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除田之租稅胡曰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漸縣之時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絮綵繒之奉復數為患深入寇盜侯騎至雁門天子親將大發車乘騎卒命將出擊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至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曰文帝節儉起化于身夜戈纒履革舄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帳無文繡百金之費亦不苟用一人如此宮闈是效流傳國都以及遠近莫不用奢侈之習則如何而不富其財蓋不可勝用矣然後知導諛逢惡者納君於荒淫取之蓋錙銖用之如泥沙至於財竭而下畔下畔而上亡其罪可哉勝誅○十六年方士新垣平為上大夫郊祀志新垣平使久持平孟獻闕下乃先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及視之果有獻王孟者刺曰人主延壽上受獻嘉之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後元年以平為上大夫明○後元年人有告平所言者詐也遂下吏詔誅平

不突亦韜云軍中
之事不聞君命故
亞夫常令而守之
網鑑註按輿者按
正其輿繩使馬不
得馳驅也
又擊要云片餘句
奴遠塞註言出塞
速行也
又表了凡曰文帝
於相能容申屠嘉
於將能容周亞夫
能自詘以伸入臣
之節世主之所難
也
又擊要註太功小
功緣皆以衰布言
由粗及精也服木
功布十五日又服
小功布十四日又
服織布七日凡三
十六日而釋服以

年平以詐伏誅。○六年文帝紀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
令勉為車騎將軍軍飛孤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向
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
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
祝茲侯軍棘門以備胡
周亞夫屯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
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大將以下騎送迎
已而之細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
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
亞夫乃傳言開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
驅馳上乃按轡徐行至營成禮而去群臣皆驚上曰
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雲中郡屬山西
今大同府細柳營在長安次亦屯也棘門峯蹄云在關中勞去聲下並同先驅士卒前導曰先驅使使上

百易月也織細布
衣也
又便蒙直價也漢
以金方寸重一斤
為一金一金直萬
錢中人謂處富人
貧人之間者凡老
者所以徒而坐杖
又漢書安養天下
七十餘年間國家
無事通文景二帝
而言然而文帝之
卓越後王先儒已
云之
○尊文帝為太宗
再補便蒙祖始也
始受命也註情當
作親
又穎濱曰猛虎在
山日食牛羊人不
能堪荷戈而往刺

如字下去聲節以花為之上下相重如○七年帝崩
竹節也凡以王命往來必持節以為信
擊要詔天下吏民令到日出臨三日皆釋服殿中當臨
者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嘗欲
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中人十家之產也何
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示朴為天
下先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更加賞賜
以愧其心專以德化民當時公卿大夫風流篤厚耻
言人過上下成俗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莫
能及葬霸陵太子即位是為孝景皇帝三十三年案
四圍音又中中等人尸身衣之衣去聲弋戰同皂
也慎姓也兵王高帝兄仲之子名濞賜以几杖几案
屬所以憑手如謂其老不能朝故給賜几杖以愧之
更音庚愧其心史武等受賂金錢覺上乃寤御府金

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墉深其陷窞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為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兵也嗚呼為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鼂錯者鮮矣

又綱鑑兵王居國以銅鹽為資故百姓無他賦郡國吏欲來捕其人者公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

又便蒙爭道爭行基之路博局猶令言基盤也提擲也

○鼂錯請削諸侯再補正長曰嫡其餘曰庶妾隸之子曰孽

又便蒙道言趙王遂也註以為王友者謬矣高后紀及高五主傳遂高帝第六子趙王友之子也高后七年趙王友遭高后之怒縊死于邠高后崩文帝即位立友子遂為趙王

又文帝十六年帝憐齊王肥適嗣之絕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肥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王將閻以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

孝景皇帝名啓即位之元年丞相申屠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

○帝為太子時鼂錯為家令得幸

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又云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喧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曰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兵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太子家號為智囊帝即位錯為內史數請問及吾身

言事輒聽寵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

去聲官主皇太子飲膳倉儲庫藏之政

之多也數音朔下同音開空也九卿太常卿光祿

初孝文時吳王

宗正卿尉卿太僕卿大理卿鴻臚卿

○鼂錯請削諸侯再補正長曰嫡其餘曰庶妾隸之子曰孽

又便蒙道言趙王遂也註以為王友者謬矣高后紀及高五主傳遂高帝第六子趙王友之子也高后七年趙王友遭高后之怒縊死于邠高后崩文帝即位立友子遂為趙王

又文帝十六年帝憐齊王肥適嗣之絕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肥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王將閻以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

孝景皇帝名啓即位之元年丞相申屠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

○帝為太子時鼂錯為家令得幸

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又云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喧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曰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兵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太子家號為智囊帝即位錯為內史數請問及吾身

言事輒聽寵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

去聲官主皇太子飲膳倉儲庫藏之政

之多也數音朔下同音開空也九卿太常卿光祿

初孝文時吳王

宗正卿尉卿太僕卿大理卿鴻臚卿

○鼂錯請削諸侯再補正長曰嫡其餘曰庶妾隸之子曰孽

又便蒙道言趙王遂也註以為王友者謬矣高后紀及高五主傳遂高帝第六子趙王友之子也高后七年趙王友遭高后之怒縊死于邠高后崩文帝即位立友子遂為趙王

錢賜之即霸陵

孝景皇帝名啓即位之元年丞相申屠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

○帝為太子時鼂錯為家令得幸

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又云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喧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曰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兵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太子家號為智囊帝即位錯為內史數請問及吾身

言事輒聽寵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

去聲官主皇太子飲膳倉儲庫藏之政

之多也數音朔下同音開空也九卿太常卿光祿

初孝文時吳王

宗正卿尉卿太僕卿大理卿鴻臚卿

○鼂錯請削諸侯再補正長曰嫡其餘曰庶妾隸之子曰孽

又便蒙道言趙王遂也註以為王友者謬矣高后紀及高五主傳遂高帝第六子趙王友之子也高后七年趙王友遭高后之怒縊死于邠高后崩文帝即位立友子遂為趙王

又文帝十六年帝憐齊王肥適嗣之絕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肥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王將閻以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

孝景皇帝名啓即位之元年丞相申屠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

○帝為太子時鼂錯為家令得幸

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又云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喧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曰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兵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太子家號為智囊帝即位錯為內史數請問及吾身

言事輒聽寵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

去聲官主皇太子飲膳倉儲庫藏之政

之多也數音朔下同音開空也九卿太常卿光祿

初孝文時吳王

宗正卿尉卿太僕卿大理卿鴻臚卿

○鼂錯請削諸侯再補正長曰嫡其餘曰庶妾隸之子曰孽

又便蒙道言趙王遂也註以為王友者謬矣高后紀及高五主傳遂高帝第六子趙王友之子也高后七年趙王友遭高后之怒縊死于邠高后崩文帝即位立友子遂為趙王

又文帝十六年帝憐齊王肥適嗣之絕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肥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王將閻以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

孝景皇帝名啓即位之元年丞相申屠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

○帝為太子時鼂錯為家令得幸

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又云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喧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曰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兵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太子家號為智囊帝即位錯為內史數請問及吾身

言事輒聽寵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

去聲官主皇太子飲膳倉儲庫藏之政

標正... 卷之三

立菑川王賢以武
成族立膠東王雄
渠以白石侯立膠
西王卯以平昌侯
立濟南王辟光以
劫侯立
又齊王齊王將閭
也註以為膠西膠
東菑川濟南諸王
者亦謬吳楚反時
膠東膠西菑川濟
南諸王皆欲與濟
王將閭俱發兵應
吳楚將閭不聽膠
西菑川濟南之兵
圍齊劫之將閭不
得已而許諾既而
悔之背約城守獨
濟北王不與謀焉
○七國反
○亞夫擊吳楚
再補按通鑑蓋所

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音現道音
道也提禁同音第兩手急持人也削減其地也亟音
棘急也令平聲難去聲○林曰鼂錯在文帝時亦嘗
有更定法律裁削諸侯之議而文帝不從及景帝即
位錯亦以此說之而景帝輒從之蓋文帝之資寬厚
故刻薄之言無自而入景帝之資忌刻故鼂錯之言
有間而入也景帝之為太子也賈誼窺見其心術矣
上書文帝曰秦始皇使趙高傳胡亥其學無非
刑人殺人殺人之事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殺
教之者然也其意亦以景帝既無刻薄之資苟不
正人而與之居則將刻薄殘忍無所不至誼之所
窺其心術者豈非以殺太子而得之邪夫以再從
也殺其親戚而无所顧惜則其即位也又將何所
至哉誼欲文帝過之於其始擇正人而與之居而
帝乃以鼂錯為家令是以刻薄之臣輔鼂錯又言
刻薄之君也安得不為刻薄之事乎漢
傳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
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
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
間郡膠西王卯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

呂因竇嬰初令公
卿列侯宗室雜議
錯言莫敢難獨竇
嬰爭之則蓋所乘
由是也
又便蒙同產兄弟
也
又通鑑謂者僕射
鄧公上書言軍事
曰兵為反計數十
歲矣發怒削地以
誅錯為名其意不
在錯也夫鼂錯患
諸侯疆大不可制
故請削之以尊京
師萬世之利計畫
始行卒受大戮內
杜忠臣之口外為
諸侯報仇臣切為
陛下不取也
○亞夫諫竹上意
再補方止學曰漢

削一郡膠西有姦削六縣及削吳會稽豫章書至吳
王遂反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皆先有吳約至是
同反齊王先諾後悔楚王戊高帝弟楚元王文子趙
東海趙削常山膠西王卯齊王肥第五子國在膠州
豫章郡屬江南今南昌府書檄也膠東王雄渠齊王
肥第六子國在登州菑川王賢齊王肥第四子國在
岐陽菑淄同濟南王辟光齊王肥第三子國在濟南
濟上聲齊王膠西王兄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
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及七國反拜亞夫太尉將三十
六將軍往擊吳楚鼂錯素與袁盎不善盎言獨有斬
錯復諸侯故地兵可無血刃而罷錯於是要斬東市
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周亞夫大破吳楚擊
趙涉遮說曰兵革尚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出
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

初輔相之臣如王陵周亞夫輩無數人而亞夫尤得大臣休

息○掃除繁苛與民再補鄙鄉村也泛對都而言也註以五百家為鄙據周禮五鄙為鄙亦謂校計數也陳舊也經年之米為陳米又便蒙是無事為吏者至於長生子孫而不轉職也居官者謂以官名為姓氏

又倉氏庫氏倉庫吏之後也重犯法不肯輕易犯法固

疏禁防如網之疏師古曰恃其饒富

則擅行威罰便蒙云兼并之徒謂豪富之民也鄉曲鄉里也

○始有年號再補丘明曰人君即位改元自二帝三皇以來未之有改也然於是時天子既紀其即位之元而列國諸侯嗣位之初亦各自紀其元以涉二統自秦罷候置守而天子始專之故天下奉行不敢有貳其正朔之奉比之三代尤嚴矣然一君一元也至文景惑方士而始有後元之建則是二始矣然猶未有號也

下也亞夫如其計使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

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卒既飢廼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諸反皆平

三十六將軍姓名未詳亞夫後為相封條侯以

亞去聲吳相復音伏要腰同亞夫後為相封條侯以諫忤上意罷上曰此鞅鞅非少主臣卒為人誣告下獄歐血死

鞅與快通○案通鑿初上察粟太子亞夫固爭不得及竇太后欲以皇后兄王信為侯亞夫諫沮其事後匈奴王徐盧等降上欲侯之亞夫諫不從

遂謝病免相為人盜買縣官器連汚亞夫入廷尉不

死○自漢興掃除繁苛與民休息孝文加以恭儉

至帝遵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國家無事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貲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

溢露積於外紅腐不可勝食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有倉氏庫氏人人自愛而重犯法然罔

疏民富或至驕溢兼並之徒武斷鄉曲宗室有土公卿以下奢侈無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更音愈在野曰庾京師皇都公羊曰京大師眾也累上聲貫穿錢運也因仍也溢音逸積音恣庾曰露積

勝音外長音張上聲重犯法謂不犯法也重去聲罔網同武斷禁網疏闊擅作威福於鄉曲也斷音端去聲有土分土也盛而衰通鑿自是之後孝武帝崩天

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

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羊公假言之在位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一十七年有中元後元太子立是為世宗孝武皇帝

中元後元凡三稱元年

年之有號始於武帝即位之初事雖非古然足以別世代防偽妄禮所謂可以義起者其此類歟

對舉賢良董仲舒

更化則善治

再補西山曰仲舒曰強勉學問則聞

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

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

又便蒙闕由也

再補綱目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

宜可得矣二句下

即接郡守句流與化俱是教化之意

又便蒙闕論下加

統法制數變下加

謂易禮樂詩書春秋

又壁要江都易王

帝兄素驕好勇仲

舒以禮誼匡正王

敬重焉嘗問之曰

越王句踐與大夫

泄庸種蠶伐吳滅

之孔稱殷有三仁

寡人以為越有三

仁仲舒對曰夫仁

人者正其義不謀

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是以仲尼之

孝武皇帝名徹

史記曰孝武皇帝孝景中子也母曰王美人年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為

皇太子母為皇后十六歲後三年正月景帝崩甲子太

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竇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

太后三月封皇太后同即位之元年始改元曰建元

母弟田蚡勝皆為列侯年有號始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

之廣川董仲舒對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

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

曰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

正而無邪氣奸其間是以陰陽調風雨時群生和萬

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陛

下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然而教化

不立萬民不正譬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

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當更化

而不更化也太史公曰漢興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

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

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

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微

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

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又曰養士莫大乎太學

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

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又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

兼流而宣化也宜使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

歲貢各三人又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

不立萬民不正譬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

標主一也史記卷之二十一

建元

而後仁義也由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仁也王曰善註

泄庸文種范蠡越三大夫

又記禮容東帛加

東帛上如以璧

○為治不在多言

再補顧念也力行

謂勉力而行也

又東坡曰申公始

不用穆主言為楚

人所辱亦可以少

傲矣晚乃為嬰蚡

起又可以一笑鳳

凰翔于千仞鳥為

彊射不吝誠恐虛

論也哉

又按綱目使是非

助也申公以為不

足救莊助以為宜

救上從莊助議

○起上林苑

再補擊要帝嘗入

南山下射獵馳騫

禾稼之地民皆號

呼罵詈辱杜令欲

執之示以乘輿物

乃得免

○置五經博士

○初舉孝廉

再補初舉孝廉綱

鑑註從董仲舒之

言也按明年方士

見上曾問一歲而

判如二人人其可

不擇所從耶

○李少君巧究奇

○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東帛加璧迎魯申公既至

問治亂之事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

行何如耳史記曰今上初即位臧廼上書宿衛上累

申公縮為御史大夫縮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

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

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一人乘軺傳從至見太子

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

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

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

明而民知所從矣上善其對以為江都相廣川邑屬

聲奸音干犯也殖多也生也行高之行去聲知

明之知音同更音庚下並同太學天子之學曰太學

即國子監也師音率一統春秋書王正月大統也

論去聲相去聲江都國在揚州王名非景帝子也

陳曰自漢以來專尚黃老六藝鬱而未彰太學未建

教化不立賢士未盡用仲舒所言皆當世急務也於

是用其說興太學章六經黜百家舉孝廉其言卓然

是切然強勉學問正心以正朝廷等說古人告君正

始之道不過如此傳說而告高宗之言亦曰君從諫

則聖惟厥攸居念終始典于學監于先生成憲此數

皆皆人主所欲急聞也仲舒之言與此何異武帝分

明異其言以為大賢然而利欲之心已萌不勝其說

耳仲舒何尤哉○戴曰武帝之於儒術陽喜其名而

隕諱其實公孫弘張湯知其意而徇其名故上以名

取之董仲舒申公逆其意而辨其實故上以實棄之

發兵救之徙其眾江淮間閩越國在福建其君嘗帥

閩音民東甌○帝始為微行起上林苑微行戴曰後

國在處州

世入君私好皆自武帝始古之人君何嘗有微行之

事以趙武靈王衣胡服騎射猶失人君之躰况居天

再補綱鑑註致謂

使祥瑞之物出見

又丁南湖曰秦皇

計傳萬世其欲無

再補綱鑑註致謂

使祥瑞之物出見

厭而武帝之多欲
 一々如汲黯之見
 故神仙諸術適投
 其欲而方士之詐
 局嘗有寤也按利
 心錮於前則雄略
 之主猶且如斯是
 以君子以塞慾為
 急

子之尊采武帝潛地夜出此豈小小利害哉萬有不
 測將何以處之其視文帝不受馬詔驚旗在前屬車
 在後之語大相遠絕○陳曰武帝不道其於秦始
 皇始皇惟是公道遊巡天下爾曷嘗潛行夜出哉
 五年置五經博士官掌各治詩書○六年閩越擊南
 越遣王恢等擊之漢書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
 會稽擊之木至越人○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
 殺郢降兵還越粵同○二年方士李
 各一人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令去
 少君見上善為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
 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上信
 之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
 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事兵茅坤曰其兵人主
 有欲則天下技功之士夜巧伺以至其為術愈眩而
 不可信而其所貪以冀遇者愈支而不可窮兩者相

實一州主也今以
 長沙豫章往水道
 多絕竊聞夜郎精
 兵十餘萬浮舩拌
 制出其不意此制
 越一奇也
 ○司馬相如通西
 夷
 再補奏率治道數
 萬人卒多物故有
 逃亡者用軍興法
 誅之巴蜀民大驚
 恐上使司馬相如
 責蒙等因諭告巴
 蜀民以非上意
 ○公孫弘對策
 再補使蒙諸以才
 使召未有正官故
 曰待詔三輔黃圖
 金馬門官者署武
 帝得大死馬以銅
 鑄像立于署門因

為主客以終其身死且不寤悲哉自古以來以雄戈
 大略稱者漢武而秦皇漢武為諸燕齊迂怪之士舞
 弄之若偶然以因于慾也語曰東海之少去聲見音
 驚惑于餌則漁人狎之若羊豕信矣現巧發奇中發
 言多中上意丹砂藥名亦曰朱砂生辰州等處土中
 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主養精神安魂魄大洞鍊
 真經云丹砂鍊之一返而成白銀二返而為黃金也
 禪音善安期生瑯琊人賣藥海邊時人皆言千歲更
 庚○上用大行王恢議遣恢等將兵匿馬邑旁谷中
 陰使聶壹誘匈奴入塞而擊之單于覺而去師古曰
 謀而反不進自是絕和親攻當路塞天行之行如字
 擊匈奴輜重周禮大行人小
 行人即今通事舍人官也馬
 邑郡屬山西今朔州使如字○唐蒙上書請通南夷
 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入夜郎夜郎侯聽約以為犍為
 郡上聲夜郎國在長寧舊屬漢犍為郡通鑿夜
 郎者初有女浣於水有二節大竹流入足間其
 中有聲剖之得一兒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
 郎侯以竹為姓犍為郡屬四川今嘉定府犍音蹇

木言一八史言及卷之二

漢書地理志

四十一

以為名
又表了凡曰弘初
徵為博士使匈奴
還不合帝意竟歸
元光五年復以賢
良對策第一時年
六十七兵蓋弘之
再上也既有所創
且年益邁則智益
深此時為喜願上
旨之弘非復不合
意之弘矣
又綱目始偃遊齊
燕趙皆莫能厚遇
諸生相與排擯不
容家貧假貸無所
得乃西入關上書
關下朝奏暮召入
所言九事其八事
為律令一事謀伐
匈奴
○公孫弘封侯

○又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通西夷
邛笮冉駹置郡
縣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徼
索隱曰張揖云徼塞也木柵水為塞夷界也武帝開以為沉黎郡冉駹西南二族武帝開以其地置汝山郡駹莫江切沫音末笮蹄云水出廣平徼外下流未詳若水笮蹄云出旄牛徼外下流未詳牂牁音莊歌水出牂牁南至廣入○徼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計吏也偕俱也謂令縣懸同義也續食隨寓官司供與計吏俱詣太常也給飲食令平聲計偕笮蹄云令與每年上計簿
留川公孫弘對策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策奏擢為第一
元史記曰年有詔徵文學留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

再補綱目丞相封侯自弘始
又便蒙問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椽吏官屬也
○以衛青為大將軍
再補擊要益封八千七百戶三子伉不疑登皆為列侯青固謝曰臣青子在襁褓中列地封侯非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乃封諸將校尉七人為列侯
○張騫使西域
再補按綱目張騫以知水草處去病軍得不乏博望侯封亦由此騫之知

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留川郡屬山東今般陽府擢音濁舉也金馬門笮蹄云門下有銅鑄馬像蓋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及目事君門也
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輟姓也
○六年初算商車
起商賈車稅之稅陳曰諸橫斂始於此自是國用感矣
匈奴寇上谷遣將軍衛青等擊卻之
○元朔元年主父偃上書諫伐匈奴嚴安亦上書及徐樂亦上書云陛下何威而不成何征而不服書奏上召見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郎中是秋匈奴入寇
漢書云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馮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遺將軍衛青出雁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
二年又入寇遣衛青等擊之遂取河南地置朔方

漢書地理志

漢書地理志

四十一

外情尚矣。又綱目是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又便蒙耶以遊及野平聲置五屬國以處其殺徙其衆於邊五郡因其故俗為五屬國。又按綱目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是武帝雄才大略每與秦皇上下為同轍者矣。○誅文成將軍○西域始通○再補按外征封禪相接於武帝紀大

率皆誇大喜事之志溢紙外而雄才大略有為之志亦自見矣要之俱是非善事決與○誅五利將軍○南越平○帝登軍于臺○再補便蒙軍于所築故曰軍于臺又顏師古曰北闕未央宮北闕也未央殿雖南衙而以東門東闕至西南兩面無門闕矣○帝如緱氏○再補綱目公孫卿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上親往視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

外情尚矣。又綱目是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又便蒙耶以遊及野平聲置五屬國以處其殺徙其衆於邊五郡因其故俗為五屬國。又按綱目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是武帝雄才大略每與秦皇上下為同轍者矣。○誅文成將軍○西域始通○再補按外征封禪相接於武帝紀大

○五年
郡樂音岳也父音甫上書之上上聲下並同○五年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為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索隱曰案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為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為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在霸州○匈奴寇朔方遣衛青

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為大將軍。公孫賀李蔡李息張次公○通鑿云得禪王十餘○匈奴入代○六年

春遣衛青等六將軍擊匈奴。按漢書是時兵凡十餘萬男女萬五千餘畜數十百萬○匈奴入代○六年

夏再遣。是時大克復前將軍趙信敗降匈奴右將軍趙信大將軍衛青中將軍公孫敖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趙信右將軍李廣強弩將軍李

元狩元年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自月氏還帝

○二年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敗匈奴。擊要將萬騎又云斬首虜獲深入至祁連山斬過焉支祁連山而還。去上聲驃騎

置五屬國以處其衆。渾音菟祁音社平聲降音項平聲下並同屬國存其舊號而屬於漢故曰屬國屬音蜀○三

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右北平郡屬鞏昌今平涼府定襄當作定西州○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按

帝紀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去病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而還

○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按帝紀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去病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而還

○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按帝紀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去病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而還

漢書卷之二十一 元狩元鼎 四十八

有求久在入主自

○朝鮮降

再補上既懷卻胡

越開地拓境乃制

交趾朔方之州及

冀幽并兗徐青揚

荆豫益涼等州凡

十三部皆置刺史

○作太初曆

再補綱目大中木

夫公孫卿壺遂太

史公孫卿壺遂太

歷紀壞廢宜改正

朝上詔兒寬與博

士賜等共議以為

宜用夏正夏五月

詔卿遂遷等共造

漢太初曆

○伐大宛

再補陳永嘉曰武

帝之窮兵中於嚴

狼居胥山在北荒之地通鑿封
○元鼎二年方士文

成將軍李少翁以詐誅
宮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

○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
酒泉屬甘肅今

亦屬甘肅
○五年遣將軍路博德等擊南越
紀博德

將軍越甲為下瀨將軍越遺別將故曰等
○方士

五利將軍樂大以詐誅
○六年討西羌平之
書傳云

國在西蜀括地志云岷
○南越平置九郡
南海蒼梧

交趾九真日
○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
紀武帝

兵十八萬騎旌旗徑
遣使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
於漢北闕下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
通鑿註有

不能取來臣服
○帝如緱氏登中嶽遂東巡海上

求神仙封泰山禪肅然復東北至碣石而還
緱氏縣

或云即登封縣登通鑿作祭中嶽嵩山在河南府登
封縣禪音善肅然泰山下小山碣石山在平樂府驪

城縣西南
○滇王降置益州郡
屬四川今

樓蘭虜其王擊車師破之
樓蘭車師
○朝鮮降置樂

浪臨屯玄菟真番郡
朝鮮音潮仙國在遼東樂浪音

婆
○匈奴寇邊遣兵屯朔方
五年南巡江漢至泰

山增封
六年擊昆明
西夷種名有滇池方一百里

戰以
○太初元年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且冬至

丘濬曰冬十一月甲子朔且冬至此千載之日至所
謂曆元也武帝始用孔子答顏淵為邦之問之言欲

用夏正而天道遷與之合符遂為萬世不可易之制
豈偶然哉又曰古曆有六家黃帝顓帝夏商周魯是

也秦用顓帝曆漢初因之至武帝始用公孫卿等言
曆紀察壞宜改正朔允寬議以為宜用夏正詔卿等

助之一試而其事

神仙中於李少君

之一試其後文成

以致鬼中五利以

關基中公孫卿以

仙跡中朱崖之建

玳瑁中之也梓柯

越馬之開枸醬竹

杖中之也大宛安

息之通禾馬葡萄

中之也數者交中

武帝之志荒兵豈

非多怨之為累哉

○無入處使牧豨

再補綱鑑註豨不

當乳而云乳言其

必無歸日也

又通鑿李廣有孫

陵為侍中善騎射

愛入下十帝以為

有李廣之風拜騎

都尉

漢書卷之二十一

漢書卷之二十一

四十九

再補按使者即帝躬親遣之也故使蒙使者上如直指二字云衣繡衣尊寵之也持斧得專斷也

○巫蠱事起再補綱目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侯癸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又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曰巫執左道以亂政惑人曰巫蠱

十失以史所紀則太子為人極善矣父子之情亦至厚矣中肯而又能改之武未嘗有廢之之意然卒然之頃隸臣齊之以為後人所議可以為後世為父子者之鑑戒矣

○田千秋上書再補劉屏山曰田千秋一言悟主何哉智有餘也武帝惑於鬼神故千秋訟太子之冤託以白頭翁教臣言武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武也帝晚年多病尤信巫蠱之說備太子傳曰久之巫蠱事

造漢太初曆自是迺作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征三以後曆法數改矣代已上音政至秦始皇避諱而改耳今從之歲首用夏正也○遣李廣利伐大宛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有貳師城匿不肯與帝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以伐宛廣利攻郁城不克還屯燉煌○不克在西域○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三年匈奴大入破塞外城障漢制每塞要入守之謂之障也○大發兵從李廣利伐宛宛降得善馬數十匹擊要封廣利○四年匈奴單于使使來獻使如字下○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中誘以富貴武不應衛曰不聽吾計後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曰汝為人臣子絕不顧恩義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律曰單于飲食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

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音教飲去聲食音嗣齧音妍入聲噬也旃與緇通咽音宴吞也羝乳羝音低牡羊曰羝乳孕育也謂待羝而乳乃釋武歸猶秦言待也○二年遣李廣利擊匈奴別將馬生角釋燕丹也○李陵敗降虜○上以法制御下好專用酷吏東方盜賊滋起遣使者擊要使范昆等衣繡衣衣繡衣持斧督捕得斬二千石以下即今提刑使也斧鉞也二千石太守祿○四年李廣擊匈奴不利○太始三年帝東巡瑯琊浮海而還瑯琊郡屬山○四年東巡祀明堂修封禪明堂在泰山趙氏曰周天子○征和二年巫蠱事作擊要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伴告訃以為祝詛帝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帝心驚寤因是体不平江充與太子有隙因言

十失以史所紀則太子為人極善矣父子之情亦至厚矣中肯而又能改之武未嘗有廢之之意然卒然之頃隸臣齊之以為後人所議可以為後世為父子者之鑑戒矣

○田千秋上書再補劉屏山曰田千秋一言悟主何哉智有餘也武帝惑於鬼神故千秋訟太子之冤託以白頭翁教臣言武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武也帝晚年多病尤信巫蠱之說備太子傳曰久之巫蠱事

標主下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第六十五

多不信上知太子
惶恐無他意田千
秋訟太子寬是千
秋逆意武帝有悔
恨心故乘間而開
說也

○下詔深陳既往
悔

○詔霍光輔太子
再補綱自上使黃

門畫周公負成王
朝諸侯以賜光擊

要所謂前畫是也
賜畫事在元年故

曰前畫
又尹起莘曰武帝

平生謬矣甚多獨
晚年託孤一節甚

明然光日碑築三
人皆以將軍受遺

詔而相臣無預又
可以觀世變也

○窮極武事
再補嘗謂是太初

四年詔言也九世
之讐見公羊傳莊

四年
又無王庭以下已

見前
○幕南無王庭

○置受降城
再補司馬公云其

所以異於秦始皇
者無幾矣然秦以

之亡漢以之興者
孝武能遵先王之

道知所統守受忠
直之言惡人欺蔽

好賢不倦誅賞嚴
明晚而改過顧託

得人此其所以有
以秦之失而免以

秦之禍欤
○內事主本

帝疾崇在巫蠱
帝以充治巫獄

獄掘太子宫云
得木人尤多太子

懼擊要太子懼
從少傳石德

計收捕充
使客佯為使者

收捕充斬之白
母衛皇后

發中廐車載射
士出武庫兵發

長樂宮衛卒上
從甘

泉來詔發三輔
兵丞相劉屈氂

將之太子亦矯
制發

兵逢丞相軍兵
合戰五日死者

數萬皇后自殺
太子

亡至湖自經死
擊要壺關三老
茂上書曰太子
兼萬世之業親
則皇帝之宗子
也江充閻

閻隸臣街至尊
之命迫斃太子

造飾姦詐太子
進則

不得見上退則
困於亂臣不忍

忿忿之心起而
殺充

子盜父兵以救
難自免耳臣竊

以為無心書奏
帝感

悟尚未頭言赦
之太子亡至湖

吏捕之乃自經
死

後有高廟寢郎
田千秋上書言

有白頭翁教臣
云子

弄父兵罪當笞
上悟曰此高廟

神靈告我也知
太子

無罪作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巫蠱巫
者執左

道以亂政而惑人
蠱惑也指射即藥
毒害人是若行

符厭俗之為魅故
曰巫蠱作者起也

甘泉宮在鄠縣涇
平聲木人木偶人
也尤甚也初方士

及諸神巫多聚
京師率皆左道惑
衆變幻女巫往來

宮中教美人度
厄每屋輒埋木人

祭祀之至是武
帝晝寢夢木人數

千持杖擊帝帝驚
悟遂病乃掘之據

名也白告也既
音救三輔漢以京
兆扶風馮翊為三

輔屈音君入聲
屬經縊也寢郎官
掌高

帝之廟上書之上
上聲 ○三年匈奴
寇五原酒泉遣

李廣利擊之廣利
降匈奴五原郡屬山
西今豐州 ○四年罷方士

候神人者擊要
帝諭群臣曰朕即
位以來所為狂悖

千秋請罷方士
候神人者今事
有傷害百姓糜費
天下者悉罷之甲

以田千秋為相封
富民侯罷議輪

臺屯田下詔深陳
既往之悔輪臺西
域國名接支渠
梨園先欲步兵屯
畊於此

後元二年上幸五
柞宮病篤以霍光
為大司馬大

作裴廉桂觀通天
臺臺是用方士言
也

又按東方朔曰夫
仙者得之自然不
必躁求若其有道
不憂不得若其無
道雖至蓬萊見仙
亦無益也臣願陛
下第還宮靜處以
須之仙人將自至
是自名言

○賣武功爵級
○造鹿皮幣白金
再補便蒙武功爵
其級十七初一級
錢十七萬自此以
上每級而增凡直
三千餘萬金
○作均輸平準法
再補便蒙斟酌物

價賤而均平之
以其土地所有者
轉輸於所無之地
互相灌注互相輸
送輸者既便而官
有利謂之均輸均
輸官屬大農有部
丞置於郡國也注
採食貨志之語而
誤郡國作京師如
下脫異時二字
又平準官屬大農
有令丞置於京師
也注亦食貨志語
也而於平準者下
脫置平準於京師
都受天下委輸大
農諸官之三句
又元光六年只算
商車至是民庶皆
不免
又造鑄錢造字衍

將軍受遺詔擊安帝病篤光祿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輔太子上在位五十四年改元者十有一曰

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後元有五柞宮在扶風整屋縣上雄材大略兼文景豐

富之後窮極武事嘗謂高帝遺平城之憂思如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數征匈奴按武帝紀元光二年夏問

高皇帝嘗圍于平城七日不食而無忽々之心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勿擊便慨曰高帝所以不報平城

之怨者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此仁人之所隱也擊之便帝從慨議史云自是絕和

親盡漢兵勢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斥地立郡縣置受降城遺音惟復音伏九世之讐襄公九世之祖哀

伐紀而復之數音朝下並同幕漢同無王庭沙漠之南無匈奴王庭斥音尺開廣也受降城取受匈奴來

降之義東西中三城全書註東受降城本雲中郡在榆林縣東北八里元屬振武軍西受降城在豐州西

北八十里今天德軍理於此城中受降城有榆林即五原也通西域通西南夷東

擊朝鮮南伐粵軍旅歲起內事土木築上苑屬南山擊要使吾邱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建柏梁

臺作羨露銅盤高二丈大七圍上有仙人掌以方朔諫拜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建柏梁

士公孫卿言神仙好樓居作蜚廉桂館通天莖臺作首山宮作建章宮千門萬戶東鳳閣西虎圈北太液

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王堂壁門立神明臺屬音蜀柏深臺在長安城北關內舊云因以香

通天臺上舊云仙人掌擊王孟取雲表之露和王屑飲之謂可長生館音費蜚廉神禽名謂置其像館上

又除官曰拜不肯拜者不肯受除拜也

又元鼎二年賈人田信等曰湯凡欲

奏諸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

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

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

告之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云

云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

○汲黯以嚴見憚○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汲黯社稷臣再補便蒙社稷臣者謂與國同休戚之臣

又拜淮陽太守在元狩五年

又網鑑註今猶即今謂今日後即召君來也

又東萊曰漢武帝踞則見衛青不冠

見公孫弘惟於汲黯不冠則不救見其胸中淫滑亦明矣然其所尊非所任所任非所尊此

所以有尊賢之名而無尊賢之效也人之常情愈敬則愈疎愈狎則愈親

武帝之於君子外合而中離武帝之於小人外薄而中厚世反謂武帝能尊汲黯而賤弘青亦過矣

漢書卷之二十一 漢書卷之二十一

安西園音堆上聲獸闌也漸音尖取水出漸漬之義

梁橋也璧門以玉為飾故曰璧門神明臺自鳳閣以下至此皆在作明光宮皆極侈靡數巡幸崇祠祀修

封禪國用不給賣武功爵級造鹿皮幣白金明光宮

爵級元朔六年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贖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二十萬金皮

幣白金以國用不足故以白鹿皮桑弘羊孔僅之徒案元狩四年令縣官銷半四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

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司農丞領塩鐵事洛陽賈人

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一筭及民有船車者皆有筭其法大抵出張湯百姓

怨之作均輸平準法與利以佐費置塩官筭舟車造緡錢天下蕭然末年盜起微輪臺一詔漢幾不免為秦

僅音觀均輸者立均輸官於京師令遠方各以其物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准輸也平準者籠天下

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佐助也費音非去聲塩官主管

權塩鹵之務舟車見上緡音民緡絲以貫錢也一緡千錢筭蹄云千錢出筭二十蓋一緡則取稅二十也

微無也幾音機不免為秦言若無罷輪臺屯田所用下詔深陳既往之悔則幾與秦無異而敗矣

丞相初惟田蚡稍專上嘗謂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後皆充位而已

除吏蓋給田蚡之擅權也充位謂備員也○林公孫弘後擊要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無近

夫奉詔與張國家多事丞相連以誅死公孫賀拜相至涕泣不肯拜亦卒以罪死酷吏張湯擊要湯為人

御人以為更定趙禹杜周義縱王温舒之徒擊要擊專律令為廷尉

漢書卷之二十一

又淮南王安叛人也猶且評漢廷大臣獨指黯社稷之臣誠當如是矣

○招選材智俊異再補便蒙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也

又綱鑑註諧和韻之言俳戲也優娼也

又綱鑑補東方生字曼倩好傳受經術博觀外家書常自謂避世金馬門者

又細小也朔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

○東方朔所肉遺細君再補請斬佞幸輩

偃而數其罪南山屬上林苑則諫其者三不可皆時直諫也
又便蒙時帝既誅文成後惜其方未盡及五利至見之大說五利大言曰臣之師云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恐敢言方哉
又馬肝有毒食之忽殺人言文成食馬肝中毒而死耳非誅之也恐五利懼誅死而不肯盡其術故隱之也
○文章始成有三代風

不貸也其間卜式兒寬寬勸農桑以慘刻相尚獨與民相之屬亦以長者見用不貸不寬假也兒音倪汲黯獨以

嚴見憚數切諫不得留內為東海守好清淨臥閣內不出而郡中大治入為九卿上方招文學嘗曰吾欲

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曰甚矣黯之戇也他日又曰古有

社稷臣黯近之矣淮南王安謀反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如丞相弘等說之如發蒙耳黯

嘗拜淮陽守曰臣病不能任郡事願為郎中出入禁闈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

吏民不相得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至淮陽十歲竟卒黯甚為上所重太將軍衛青雖貴上或踞廁見之

如黯不冠不見也留內之內京師也東海郡屬淮西今海寧州閭音甘入聲九卿筌蹄

云入為主爵都尉在九卿之列云云猶言如此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胡曰黯此言豈惟深中武帝病

凡人君鮮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王則能克己室欲者也齊小白晉重耳之徒則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者也所謂欲者或酒或色或貨寶或宮室或遊畋或博奕或書藝圖畫以為文或開土

闢遠以為武或崇尚佛釋以為清或布慕神仙以為高雖污潔不齊害有大小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

理雖勉於行仁仁必不足以感人心雖勉於行義義必不足以正民行以其無實也是故人心君莫大乎脩身脩身莫大乎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過乎此淮南王安淮南厲王長之子文帝六年國廢十六年安繼封登蒙漢書註如登物上之蒙直取其物也淮陽郡名即陳州補過拾遺補其過失拾其遺缺也為上之為去聲踞廁廁林也仲馮曰古者見大臣御座為起踞廁者上招選天下材智士俊異者寵用之莊助

再補按獲祥瑞為樂章皆虛文無用不足鳴文章之盛而司馬子長之文傳古今不滅真可為祥瑞矣

再補便蒙趙使仔居鈞宮故號鈞弋夫人其門謂鈞弋之門也

再補便蒙凡禁門黃闔謂之黃門官者主之故世俗號者抱也言成王幼弱不能踐位周公擁抱成王南面以朝諸侯也明堂位文獻通考皆謂周公輔成王以踐阼

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在

左右相如特以詞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詼諧上

以俳優畜之朔嘗語上前侏儒以為上欲殺之侏儒

泣請命上問朔朔曰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伏日

賜肉晏朔先斫肉持歸上召問令自責朔曰受賜不

待詔何無禮也拔劍斫肉何壯也斫之不多何廉也

歸遺細君又何仁也然朔亦時直諫有所補益

莊助漢書避明帝諱改莊作嚴在左右莊助也朱買臣也吾丘壽王也司馬相如也枚臯也終軍也皆臣姓名論去聲好去聲詼音魁譏戲也諧合和也俳優般做雜劇人也俳音排語去聲伏日三伏夏至後第一三庚為初伏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曆忌釋云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舊制嘗以此日賜百官肉令平聲遺去聲

未嘗自踐阼是也

論武帝處置後事之明

論武帝殺鈞弋未盡善

再補未盡善則未足為法以任霍光

之明尚何恐一婦天下之變未可預

觀也崩後且之反帝地下以為如何

再補便蒙顏師古曰去謂藏之

又綱目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

為父死無所恨如必欲降武云々

又綱目及壺衍鞮單于立國內乖離

於是衛律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末武

而五利至五利以文成為言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

及五利又誅公孫卿等尤見聽信末年帝乃悟曰天

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宜切又音叙漢興雖自惠帝已除挾書之禁文帝已廣遊

學之路然儒學終未盡盛至帝世董仲舒公孫弘皆

以春秋進兒寬亦以經術飾吏事後又有孔安國等

出表章六經實自帝始數獲祥瑞白麟朱鴈芝房寶

鼎皆為樂章薦之郊廟文章亦至帝世始盛人以為

有三代之風焉帝壽七十而崩葬茂陵太子立是為

孝昭皇帝

六經漢以詩書易禮樂春秋為六經表章者表異而章顯之也薦之郊廟武帝嘗祠五時獲白麟幸東海獲赤鴈幸甘泉芝草生九莖連葉幸汾陰得寶鼎乃作白麟朱鴈芝房寶鼎之歌薦

○雁帛

再補綱目於是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

○論拜武為典屬國

再補綱目官屬隨武還者九人

又綱鑑註典屬主外國來附者

又武帝天漢元年至是凡十九年

○上官桀以外祖專制

再補按綱目求封侯上官父子所求故桀安亦慙又自先帝時桀位在光

于郊廟以絃歌之三代夏殷周七十通

孝昭皇帝名弗陵武帝少子也母曰趙婕妤在位十三年母鈞弋夫人

趙氏娠十四月而生武帝命其門曰堯母門年七歲

體壯大多知武帝欲立之察群臣惟霍光忠厚可任

大事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鈞弋宮

門昔堯母亦娠十四月生堯知音智黃門筆蹄當官

曰黃門負成王負其辰也通鑿曰周公南面負辰以

朝諸侯○陳曰武帝處置後事優游暇豫非人所及

前世人主如成王顧命事已不可及若魏明帝執司

馬懿手托以後事又指齊王芳以示之唐太宗命高

宗以召李世勣而用之皆是留中故不暇是以如此

武帝只於平時見破霍光令人畫周公負成王以與

之措置了泰然無事亦留之際二三公拜受詔床下

略無一言它日群臣俯首聽命顧命大臣

不敢一人有議論者以武帝見之明也謹責鈞弋

夫人賜死曰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驕淫自恣

也謹音遣去聲○胡曰難處之事非聖人莫能也

若周公之於管蔡魯國之於哀姜是也鈞弋夫人

不聞其罪而預防淫亂而殺之過矣漢武為幼子遠

慮獨無善處之道乎苟能按春秋之大義妾母不得

稱后母后不得臨朝播告之修著為漢法藏之宗廟

責在大臣鈞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敢乎武帝此舉

斷則有矣明年武帝崩遂即位燕王且以長不得立

謀反赦弗治黨與伏誅且武帝第三子治平聲始

元六年蘇武還自匈奴武初徙北海上掘野鼠去草

實而食之臥起持漢節李陵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

自苦如此陵與衛律降匈奴皆富貴律亦屢勸武降

終不肯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

再補綱目集覽畫

室者室中有武帝

所賜周公負成王

朝諸侯之圖畫正

誤畫室謂彩畫之

室成帝生於甲觀

於前陵見其漢使者至匈奴詭言武已死漢使

擊要常惠私教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書言

武等在某澤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

使黃門畫周公負

武等在某澤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

成王圖賜霍光安

知又畫於室中乎
又便蒙遂猶竟也
不須究竟屬付託
也按綱鑑作不足
追

又綱目會蓋立舍
人父燕倉知其謀
以告大司農楊敞
敞素謹畏事乃移
病卧以告杜延年
按讀史者如其身
當其時處其事而
後好如此則一人
而更數百人之事
經歷得孰知識愈
明夫楊敞謹畏之
心於字面未見其
不好然當此時移
病不出告他人以
行之是懦夫之情
即謹畏亦只恐怖

不堪事之意耳
○論昭帝至明
○傳介子刺樓蘭
再補綱鑑補以其
為匈奴反間也司
馬公謂王者之於
戎狄叛則討之服
則舍之今樓蘭主
既服其罪又從而
誅之後有叛者不
可得而懷矣必以
為有罪而封之則
宜陳師鞠放明致
其罰今乃遣使者
誘以金幣而殺之
後有奉使諸國者
復可信乎
○霍光廢賀立宣
帝
再補綱目賀素狂
縱動作無節武帝
之喪游獵不止又

漢書卷之六

武

知之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帛書云武在大
澤中匈奴不能隱乃遣武還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
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拜為典屬國

故令典主諸屬國師古曰典屬國本秦官漢因去上
之掌歸義蠻夷屬官有九譯今後省并大鴻臚聲摘
也詭過委切詐也須鬚同典屬官主蠻夷屬國屬音
燭胡曰卜式為齊相一言中主意遂登三公雋不疑
乃布衣用編衣薦即拜刺史武帝故事光所見也蘇
子卿持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辭必
義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生易死之所為真
志士仁人也豈在下馬之比乎光執國大權式序在
位宜加顯賞以勸其臣設不亟除御史大夫猶當外之
九卿然後為稱典屬國之命謂武曉習蠻戎事實則
實矣不幾於玩弄厥後
招致譏誚亦不虛得矣
○左將軍上官桀子安為霍
光婿生女立為皇后桀與安自以后之祖父乃不若
光以外祖專制朝事桀與光爭權時鄂國蓋長公主

為所愛下外人求封侯不許怨光燕王且自以帝兄
不得 常怨望御史大夫桑弘羊為子弟求官不得亦
怨望於是皆與且通謀詐令人為且上書言光出都
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校尉專權自恣疑
有非常候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
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畫
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
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之廣明
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
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元鳳元年帝年十四尚
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

漢書卷之六

五十七

按綱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延年奮臂之議乃定

又進納王夫人生子病已
○長安獄有天子氣

再補便蒙獄下補閉門二字拒下補使者云漢書通鑿皆作親曾孫

○泰山石立僵樹復起
再補便蒙僵樹枯僵柳樹

又便蒙蚕蓋蟲字誤柳葉蟲所食成此五字
又按綱自霍光來

在地節二年春三月本始元年在戊申地節二年在癸丑凡六年時帝年二十四光請歸政而安帝不受何邪
○路溫舒上書言獄吏
再補指畫地為獄戶雖知非真獄人且擬議而不願入
○置廷尉平
再補便蒙極美其持法輕重適中
又通鑑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也議者咸寬傷之按舒時為廷尉史
又據綱鑑注期做期望看

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木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復言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

因廢帝而立且安又謀誘且至誅之廢帝而立桀會有知其謀者擊要杜延年以聞捕桀安弘羊等并宗族

盡誅之蓋主與且皆自殺上官桀上官桀名也若順也鄂國在武昌蓋音甘

入聲長公主昭帝姊長音張上聲為所之為且之為並去聲下外人名也光出都肄郎羽林云

肄音異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終閱試習武備也羽林者親軍官也師古曰羽林亦宿衛之官疾如羽多如林也言光之出本為閱視軍士而於道上僭用太子警蹕之制也調去聲莫府校尉莫與幕通幕府者帥府也武帝嘗令衛青伐匈奴大克即日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言光自擅調選增益幕府校尉官也下其事下九卿講議其事後做此畫室雕畫之室廣明師古曰亭也屬耳屬通鑿作近言光往廣明亭

都肄郎之事甚近不須校尉言如以光調益校尉為非則可不必調益尚書尚音常官掌出納王命數奏萬機不足遂不足追究以聞奏也○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懃德
○四年傅介子使西域誘樓蘭王刺殺之擊要樓蘭王數遣使者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遣傅介子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樓蘭王貪漢物求見介子使壯士刺殺之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馳傳詣關以其為匈奴反間也使去聲刺音次傳音專去聲為去聲間音間元平元年帝年二十一而崩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三曰始元元鳳元平霍光為政與民休息漢書曰孝昭委時以成名大與哉兼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天下無事昌邑王賀哀王髡之子武帝孫也光迎賀入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賀淫戲無度光奏擊要光憂憊田

布言... 元年

又便蒙勞者恤其勤勞也采者以恩招來也

又魏相丙吉并賢良書于冊帝之得久亦可見矣

○族霍氏再補綱鑑注告者

告霍氏反者再補綱鑑注人謂當時有人也徐生即徐福

又世間此類甚多人不自知悲夫

○曲突徙薪再補預防莫急焉

○賜徐福帛再補便蒙駮參同

參者三也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居右以備傾側謂之

駮乘 ○霍氏禍萌於駮再補更平聲改也

曲則不直而火勢慢也

又邑廉平以愛利為行

又便蒙赤子本書若保赤子天子保

護萬民如慈母之愛赤子故謂民曰赤子潢池者小兒

所游之潢池也喻渤海郡勝謂威

力克而殺之也安謂德行撫而安之

○龔遂以便宜治渤海再補按綱目諸持

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註鉤鉤鎌也

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廢之迎立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亦漢之伊尹也

武帝曾孫是為中宗孝宣皇帝十四年案紀年改元祗十三年而此云十四年者蓋即位二年方始改元則在位實十四年

有四年後多例此昌邑國在濰州音博

孝宣皇帝初名病已後改名詢武帝之曾孫也初宋太子據納史良娣生史皇孫進進生病已數月遭平

蠱事皆漢書曰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繫獄望氣者言長安獄

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令盡殺獄中人丙吉時治獄

拒不納曰他人無辜尚不可况皇曾孫乎使者還報

武帝曰天也及長高材好學亦喜遊俠具知閭里姦

邪吏治得失昭帝元鳳中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

有僵樹復起蚕食其葉曰公孫病已立及賀廢病已

年十八兵光等奏畢要霍光等議所立未定吉奏記

經術有美材願將軍定木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年十八通

策光遂奏太后迎即位病已躬節儉慈仁愛人可

以嗣孝昭後迎入即位既立六年霍光卒始親政音

以良娣漢書註女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此

三等娣音弟史皇孫進從母姓故曰史使去聲下同

令去聲治平聲辜音孤罪也史治之治去聲僵音姜

什也公孫病已立公孫謂樹也言樹已仆而再立此

蓋當時之識語也 ○地節三年時禁固寔密路溫舒上書言

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俗語曰畫地為

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悲痛之辭願省法制

寬刑罪則太平可興上為置廷尉平獄刑號為平矣

上書之上上聲十失蓋文學一也好武勇二也賤仁義之士三也貴治獄之吏四也正言者謂之誹謗五也過過者謂之妖言六也先王法服不用於世七也忠良切言皆鬱於胸八也譽諛之聲日滿於耳九也

漢書卷之二十一 漢書卷之二十一

然則鉏鎌之屬凡治田之器皆是也
又按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此治盜之實事如是而尚盜者有焉夫又便蒙蓄丑六反仲入聲
又風生言疾速不可當無回避言不畏避也
又便蒙鉏瓦器也
又趙廣漢為鉤距再補便蒙鉤距如鉤鉤之有距吞之則順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鉤索其隱情也
又便蒙吏民詣闕

虛美熏心實行不立十也治平聲議不入雖非真獄且以不入為幸期不對雖非真吏且以不對為幸省音生上聲上為之為去
 聲廷尉平官掌平刑獄
 ○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成增戶口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治有異績賜爵關內侯膠東王第九子相去聲勞來並去聲來保同亦勞也朱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治去聲賜爵關內侯賜爵者但賜其爵而非實封
 ○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魏相姓
 ○四年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告者皆封列侯初霍氏奢縱茂陵徐福上疏言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不聽至是人為徐生上書曰客有過主人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謂主人更為曲突速徙其薪不應俄失火鄉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殺牛置酒謝其鄉人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

若守門者
又顏師古曰或鉏或箭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便蒙項字注嵌鉏音耳而今連鉏項箭三字為正文謬矣散落離散流落也注以落為聚非是
○尹翁歸為右扶風
再補袁了凡曰史稱尹翁歸溫良謙退是其和可挹也何廷尉大臣不敢一見其色子豈莊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與雖然亦于廷尉賢不欲撓人以私私也不然且有免

患今論功而賞曲突徙薪無息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上乃賜福帛以為郎帝初立謁高廟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參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上疏之上上聲
三上上書之上上並同為徐之為去聲過音戈直突突同竈也直則不能藏火更音庚曲突其突曲則可藏火俄項也鄉使之鄉音向焦同傷火也驂乘乘去聲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居右為驂乘芒刺芒禾韻刺音次針
 ○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渤海太守龔遂入為水衡都尉先是渤海歲饑盜起選遂為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遂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飢寒而吏不恤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

冠為第請者矣
○魏相諫滅匈奴
再補胡致堂曰魏
相此疏止無名之
師弭連兵之禍恐
傷陰陽之和以生
蕭牆之憂真經國
之遠猷宰相之能
事其尤可服者不
隱風俗薄惡子弟
殺父兄妻殺夫之
變直以告君此則
賢者或猶以為難
也人之常情喜聞
美事而惡聞災禍
奸臣事君凡天地
變異夷狄盜賊危
亡之形一切隱諱
不以實告而草妖
木怪雲物震動悉

指為祥瑞以眩君
心非惟以慰悅為
患因以自見輔佐
之應前古一律其
視魏相為何如焉
風俗薄惡宰相之
責也而魏相不自
欺嗚呼賢矣哉
又通鑑廣韻受曰
吾聞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令仕至二
千石官成名立如
此不去懼有後悔
即自便移病
又便蒙供張供具
張設網鑑注祖道
行祭為道路祈也
黃帝子名縶祖好
遠游而死於道故
後人以為行神出
行者祭之因饗飲
焉

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
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至
渤海界郡發兵迎遂皆遣還移書罷捕諸持田器者
為良民持兵者乃為盜遂單車至府盜聞即時解散
民有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
佩犢勞來巡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召入
北海郡屬山東今益都府治行之行去聲天司農九
卿之一主治藏者也渤海郡屬山東今濱州水衡都
尉官掌上苑見音現治平聲下並同恤賑也赤子嬰
兒喻民也潢音黃積水曰潢傳音專去聲罷捕罷逐
捕盜賊吏單車傳車又曰單車解音蟹犢牛稚曰
犢何為之為去聲勞去聲來去聲蓄音充入聲
元康元年殺京兆尹趙廣漢
擊要廣漢見事
風生無回辟
初廣漢
為潁川太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為鉅項篇受

吏民投書使相告許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由是入
為京兆尹尤善為鈞距以得其情閭里銖兩之姦皆
知發姦擿伏如神京兆政清長老傳自漢興治京兆
者莫能及至是人上書言廣漢以私怨論殺人下廷
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廣明威
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
京兆尹京兆三輔
今安西府屬陝
西尹其官名潁川郡屬河南今許州鉅野縣古曰
若今感錢藏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用受書令役
於中許音結面相斥曰許論語註許謂攻兗人之陰
私也散落落聚也散落者其聚解也鈞距晉灼曰鈞
致距閉也言鈞得其陰伏之情而距塞其欺誑之說
也銖音殊十索為銖二十四銖為兩適音剔擿挑伏
隱也謂發明姦邪推究隱伏如有神見長
音張上聲上聲論去聲辨音豪要音腰
歸為右扶風翁歸初為東海太守
擊要郡中吏民賢
不肖各有記籍披

票注下八地舉讀不卷之三
漢書卷之九

又西漢以寵遇令其終者少戾二子其賢也

○先零羗畔

○趙充國至金城上方略

再補綱鑑注先零西羗種名

○留田便宜十二事

再補條不以下十

一字便蒙為一句

云條者舉條而疏錄之也注以條為約非兵

又綱鑑注度待洛反計料也

又充國再上狀曰

巨聞帝主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者也

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魏相曰臣任其計必用也上從其言

○益寬饒奏封事再補便蒙封事者言事而不欲宣泄重封上之

又綱自寬饒剛直公清數犯上意宣帝自鍛其羽翼豈不惜哉

又綱鑑注數條屬下句數累也凡言條者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焉一說數音朔言數條先世便宜行事宜施於今時者及前賢所奏章而可行於今者以奏之也

又綱鑑注勅命也

標註一、地輿續下卷之二

籍取人以一警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語終日竟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以治郡高第遂入治常為三輔最

陝西過音戈欲託邑云託寄囑也子男子之稱邑子者同邑之子也定國東海人故欲以邑子為翁歸託也見音現不敢以邑子見翁歸也賢將漢制太守嘗兼武事故曰賢將汝不任事云言邑子之託不足為翁歸任又不可以私意託之此蓋定國退與邑子之語也入治翁歸竟以東海治第高遂乃入治扶風三輔最扶風治效常為京兆馬

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復擾西域魏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入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

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二十二人此非小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讎芥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

吏而在蕭牆之內上從相言

右西也凡天下以東為左以西為右王去聲已音紀已音以矜誇也纖芥草芥喻輕抄也殆近也顯史魯附庸國在今沂州費縣蕭牆之內鄭康成曰蕭之為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恭焉是謂之蕭牆也上從相言此一節舊本誤在蓋寬饒奏封事下寬饒誤在二疏乞骸骨下二疏誤在子翁歸為右扶風下先零羗畔誤在此下今悉

依通鑑整而正之庶無訛謬相羨之惑也

○三年

太子太傅疏廣與兄子太子少傅疏受上疏乞骸骨

右地案全書今甘肅永昌府乃漢匈奴之右地

昌府乃漢匈奴之右地

右地案全書今甘肅永昌府乃漢匈奴之右地

右地案全書今甘肅永昌府乃漢匈奴之右地

右地案全書今甘肅永昌府乃漢匈奴之右地

右地案全書今甘肅永昌府乃漢匈奴之右地

右地案全書今甘肅永昌府乃漢匈奴之右地

右地案全書今甘肅永昌府乃漢匈奴之右地

古者名吏休假曰告謂請休耳白奏稟異聞所聞怪異之事

又便蒙好觀漢家故事及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注以宜字為讀者非也

又潛溪曰民不私關此燮理先務也而邀不介懷按是論吉將如何辭乎

○丙吉知大体○韓延壽為馮翊再補便蒙延壽大傷之移病不聽事

因入問卧思過○又便蒙本傳民吏二字在不忍之上

○網鑑注給音怡○民不忍欺給

再補薛文清云直

道在人心者無古今特上之心無教化以導之耳教化脩明則民心復古

風俗有不厚耶○又通鑑黃霸代延壽居頴川霸因其迹而大治按史所謂力行教化而後誅罰皆是延壽法

又網鑑注姦欺之吏因交代之際棄匿簿書盜去官物

又網鑑注素甚其害事者

又綱目時史高以外屬貴重霸薦高可為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曰太尉官罷久矣夫宜

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

禁注十八地輿讀本卷之三

漢書宣帝紀

六十三

許之加賜黃金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門外送者

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既歸日賣金

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不為子孫立產業

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

者衆之怨也吾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少傳疏受少傳

之疏去聲乞骸骨乞致仕使骸骨歸葬於鄉土也祖

道古之行也必有祖道之祭祭畢死者送之飲於其

側而後行也供張陳設也供音恭去聲張音帳兩音

亮一車兩輪音扶○神爵元年先零與諸羌畔城

供同為去聲夫音扶○神爵元年先零與諸羌畔城

長吏上使問後將軍趙充國誰可將者充國年七十

餘對曰無踰老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

充國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乃詣金城上

屯田奏願罷騎兵留步兵萬餘分屯要害處條不出

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其計

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魏相任其計可必用上從

之元舊本作三非先零羌種名度音堂入聲下同金

城郡屬鞏昌今蘭州圖上之聲下並同要害

處險阻之處在我要在彼為害條不出兵條約也

謂約束兵備而不出也十二事大略一言屯田致穀

威德並行二言樓其肥饒以待其畔三言使民不失

農業四言罷騎兵以省大費五言令士卒循河湟漕

穀六言以閑暇繕治郵亭七言不出兵坐得必勝之

理八言無經阻速迫死傷之害九言不損威武虜難

乘間十言無驚動河南大開小斥使生他變之憂十

一者治湟陁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言息徭役以戒

不虞什三什與十通什三者十中有一○二年司隸校

尉蓋寬饒奏封事時方用法信任中書官寬饒

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廢儒術不

行以刑餘為周召上以為怨謗下吏寬饒自剄司隸

以法律為詩書

漢書宣帝紀

六十三

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方正學曰：不盡才，常平倉。

○殺光祿勳楊惲。再補按網自人是。木僕戴長樂也。又便蒙孫會宗與書戒之云：大臣廢退，宜屏居惶懼，不當治產以自娛。

○種豆之詩。再補網鑑注：魚炙也。耳熟猶言酒力酣暢也。缶，瓦器也。擊之以節歌，山高在，南人君之象。種豆喻百官也。箕豆，莖也。豆莖零落在野，喻已見放奔也。

○網鑑注：漢以太寒後成，日為臘。嗚，鳴作烏夕，秦聲。○論趙蓋韓揚之死，為政之累。又蓋寬饒事在神爵二年，秋韓延壽事在五鳳元年。揚，暉，在五年。又便家事不舉行，曰寢言留其奏而不下，公卿也。舜不肯為，敬竟事私歸其家。

○張敞五日京兆。再補崔浩曰：以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命。又網鑑注：繫舜姓，名賊捕掾也。五日，言不久當去。京兆，爭，柁音，擊鼓杖也。擊鼓所以警衆。

標在廿八地署續林卷之三

官掌總部，河南、河內、右扶風、左馮翊、京兆、河東、弘農、七郡之政。故曰：司隸校尉。蓋音甘，入聲。封事，上書言事。

○三年，丞相魏相薨。故事，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自霍光薨後，相即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及為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異，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至是，吉代為丞相。

封一様，二本署書也。尚音常，屏音丙，去上聲。下同。好去聲。所言事皆見上。掾史，臺省吏。曰掾史，郡國分案。歸也。不上，不上言也。吉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群闕

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鬪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細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人以為知木體。上尚同喘音川。○五鳳元年，殺左馮翊韓延壽，延壽為吏，好古教化。由潁川太守入為馮翊，民有昆弟相訟，延壽閉閣思過，訟者各悔不復爭。郡中翕然相教厲，恩信周徧，莫復有詞訟。民吏推其至誠，不忍欺。給至是坐事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馮音憑，翊音弋，三輔之一。今同州屬陝西。閭音甘，入聲。思過，有幸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之語。翊音吸。○三年，丙吉薨，黃霸為丞相，霸嘗為潁川太守，吏民稱神明，不可欺。

漢書卷之五

六十四

也數音胡數起者言偷盜之多也又便蒙言其故言前太守論殺孝婦之故○于公治獄有陸德再補便蒙無冤民言決罪皆當也○于定國為廷尉民不冤再補便蒙言知其寬平皆無冤枉之慮○呼韓單于來朝再補疑塞即塞門來服從也又綱鑑疑五原塞注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西四十里又字書介際也謂

力教化後誅罰長史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數易長史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至是代吉霸材長於治民及為相功名損治郡時長史之長音張上聲長史官主秩郡郡丞也又曰治中又曰別駕督郵官主糾察郡吏即郡錄事也今察此職數音朔陽音亦下同治道之治去聲去上聲治民之治平聲下並同四年太司農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糴以利民民便名曰常平倉糴去聲糴音苗音北去聲殺前光祿勳楊惲惲廉潔無私人

分辨之端又通鑑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輕漢及呼韓耶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圖功臣於麒麟閣再補綱鑑注麒麟閣在西安府城漢未央宮內蕭何所造以藏秘書者又通鑑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又綱鑑補刑名繩下德教不純漢家之元氣索矣○勵精為治再補便蒙刺史掌奉詔條察州郡秩六百石員十三人守郡守相諸侯王

上書擊要輕財好義殿中稱其公平然伐其行能又好發人陰私由是多怨告惲為妖惡言免為庶人惲家居治產自娛其友孫會宗戒之惲報曰過大行虧當為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魚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燕穡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人上書告惲驕奢不悔下廷尉案得所與會宗書帝見而惡之以大逆無道要斬光祿勳九卿之一掌宿衛宮掖即光祿卿也武帝改曰光祿勳惲音醜上上聲下同行虧之行去聲伏臘伏伏日見前臘案音書云冬至後第三戌日為臘日魚炮同勞去聲嗚嗚聲也穡於稷切惡草也項音傾上聲其音其豆莖也樂音洛惡之惡音烏去聲要音腰○司馬溫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

漢書... 卷之... 光祿勳... 九卿之一... 掌宿衛宮掖... 即光祿卿也... 武帝改曰光祿勳... 惲音醜... 上上聲... 下同... 行虧之行... 去聲... 伏臘... 伏伏日... 見前... 臘案音書... 云冬至後第三戌日為臘日... 魚炮同... 勞去聲... 嗚嗚聲也... 穡於稷切... 惡草也... 項音傾... 上聲... 其音其豆莖也... 樂音洛... 惡之惡音烏去聲... 要音腰... ○司馬溫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

相也。又二千石謂守相也。良者謂賢良善也。拊摩百姓者也。所表謂嘗增秩賜金以表異之者也。推以固存言有無道者則推而滅之有存道者輔而固之也。

又殷高宗周宣王皆中興之主。又字書綜機縷也。三蒼解詁曰綜理經也。綜核名實借織喻人事也。按是亦刑名意蓋名實相當之意。又易曰童蒙吉言能聽人也。然聽人者善亦聽不善亦聽元帝善不聽者

○漢家自有制度再補戴永嘉曰致治成法百王所同參周秦之法而並用之此漢宣帝所謂家法也。按是譏其言之陋也。○論王霸無異道再補胡致堂謂王道霸術正猶美玉砥砭之不可同年而語也。按三五五霸本迥然異唯其後世曰王霸者如司馬公云然。○儒有君子小人再補君子儒小人儒孔子告子夏語蓋義與慾之間耳後世忽以誦讀文字律之命曰儒故有似宣帝說以是

以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憚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甘露元年公卿奏

京兆尹張敞憚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寢其奏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驗舜私歸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故聞舜語即收繫獄竟致其死後為舜家所告敞上書從闕下亡命歲餘京師枹鼓數警上思敞能

後召用之。擊要到部敞音昌上聲。慶音軒寢其奏不五日謂敞有章劾三五日當免為去聲。上書之上上聲亡命逃也。數音朔警驚也。○黃霸卒于定國為丞相定國父于公初為獄吏東海有孝婦

寡居不嫁以養其姑姑以年老妨婦嫁自經死姑女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辨自誣伏于公爭之不能得

孝婦死東海枯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太守祭

孝婦冢遂雨于公治獄有陰德令高大門閭容駟馬車曰吾後世必有興者于定國以地節元年為廷尉

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至是由御史大夫代霸養音漾姑

妨音芳害也家墳也釋名冢。○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上書願款塞稱藩臣甘露三年來朝詔

以客禮待之。如承相御史曰王制先諸夏而後夷狄宜在諸侯王上。位諸侯王上。五單于屠耆單于呼韓

單于烏藉單于。邪音耶上書之上上聲。款音寬上聲。叩也。藩音翻籬也。○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遠遠人跡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勢然也詩曰自彼氐羗莫敢不

論之則宣帝所謂名實云者亦只帝所云也

又王氏即元城王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綱鑑注更生後改名向

再補按拾補遺漏如四人帝當聽從無貲者便蒙中人

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也白决白奏而决斷之深探字

詔指與旨同內深賊胸中用意深而賊害人也詭辯變詐之辭也

○望之白罷中書官官

再補便蒙許許廷

壽史史高建白建議而白之天子

又淑慝之去留一朝而邦家長病以至悲夫

○不省召致廷尉為送獄

再補南軒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

之弱而外有吏高內有恭頭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

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

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人才

廉收謹其為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久上心開

明人才衆多庶幾有可為者此在易

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正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責号

令如焉非敵國之謂也今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

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上以我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曰太司馬大將軍

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

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

德知名當世麒麟閣在安西博陸城在薊州梁丘覆姓○帝在位改元者

七曰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凡二十五

年崩葬杜陵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為治

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常曰民

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

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

數變易則民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之效輒以璽書

勉厲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世

良吏於是為盛以下漢書班固贊也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

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遭值

匈奴衰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

功光祖宗業垂後裔可謂中興侔德高宗周宣矣太

子即位是為孝元皇帝本始即位二年戊申改元杜陵在鳳翔府閭閻閭門曰閭

樞機樞戶樞機弩牙喻政治之要也品式品第法式

刺音次守音獸相去聲璽書詔書也璽音徒御印曰

璽音秩爵品也信賞必罰必審也信而後賞審而後罰

信音威之信音伸替音首替音齊也頭至地曰替首伴音謀齊也

孝元皇帝名奭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此膏小貞之義也
 ○望之自殺
 再補便蒙表衣外也
 外相應若衣之表裏也
 省息井反
 又綱目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嘆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尚求生活不亦鄙乎是元帝所謂素剛者而奸邪細人亦知之使之屈辱而自殺雖然孝元不能斷于明著地是司馬公所以甚之也
 ○論元帝易欺難

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從音蹤平聲眩音縣亂視也一說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小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世也夫儒有君子而用之乎搜契皋陶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耶孝宣謂太子儒而不立闇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宣帝少依太子母家許

○匈奴歸庭
 ○京房學易以身
 再補延壽所以斷京房之凶有窺其心術也蓋知易而不知時夫易言時而已苟時而不之知亦不知易也然其言之是亦不可沒綱目云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寒暑風雨為候各有占驗以孝廉為郎
 ○石頭威權日盛
 再補綱目石頭聞眾人憐之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誣已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
 ○陳湯矯制斬郅

氏許后以霍氏毒死故弗忍廢太子
本紀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
 子然以下少依許氏俱
 從微起故終不肯焉
 至是即位
少去聲毒死宣帝本始三年許后當娠病霍光妻頭令女醫淳于衍毒殺之而其女成君為皇后
 ○初元元年立皇后王氏
王莽之禍實萌於此
 ○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為庶人時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望之堪副之二人帝師傅數言治亂陳正事選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頭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及帝即位多疾以頭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頭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頭頭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

支單于 再補綱目始郅支 單于自以大國又 乘勝驕不為康居 王禮漢遣使三輩 至康居求谷吉等 死郅支困辱使者 不奉詔 又王嬙王褒之女 帝徒優游不斷 再補班云牽制文 義史臣云善善而 不用惡惡而不能 去是足以了帝之 一生主德如此下 何仰宜哉漢業之 衰 再補應劭曰以青 規地曰青蒲非皇 后不得至此服虔 曰以青緣蒲席也

中傷人與高表裏望之等患外戚許史放縱又疾恭 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 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 書宦官應古之不近刑人之義上不能從恭顯奏望 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譽數譖詐大臣毀離親戚欲以 專擅權勢為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 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送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 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令出視事恭顯 使高說上竟罷免後上復徵堪更生為中郎且欲以 望之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 建白望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終不

孟康曰以蒲青為 帝用蔽地也 又便蒙元長也王 鳳王禁之子太后 同母弟 再補崇太后同母 弟 再補便蒙譚等五 人太后異母弟 又按楊興時為諫 大夫此文頗節略 全文 又便蒙譚為平阿 侯侯成都侯立紅 陽侯根曲陽侯時 高平侯同日封侯 世謂之王氏五侯 封王莽為新都 侯 立趙飛燕為皇

坐非頗屈望之於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恩 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頭等曰人命至重望之 所坐語言薄過必無所憂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 金吾軍騎馳圍其第望之飲鴆自殺 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食第泣哀動 左右召頭等責問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更音庚史高宜帝母黨屬音燭尚音常數音朔并下 同給事中官掌左右顧問應對以有事殿中故曰給 事中中書令官掌中書機要僕射宰相亦曰僕射 慧音惠指指意也中傷之中去聲表裏在外為表在 內為裏以指之為去聲樞機中書都堂乃政之根 本樞機百揆之樞機不近刑人禮曰刑人不在君側省 音息上聲令平聲下同視事親視政事側目畏與詘 音屈辭塞曰詘頗略也塞音色快音次去聲施音試 過猶罪也無所憂謂所坐以薄罪召之望之必來而 無足憂也執金吾軍衛官名吾禦也常執金革以禦 非常一說金吾杖也以銅為之金塗兩末前說近是 第宅也司馬溫公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

標言 史略 漢書 卷之三 漢書 卷之三 永孝建昭

世輕侮人主如孤豚者此幸主獨啓之也

○王莽為大司馬再補綱目根薦莽自代

又便蒙善脩容儀尊嚴如神

又帝素彊無疾病時楚王梁王采朝明且當辭去云々

昏夜平善卿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氏間歸罪趙昭儀宛矣是酒色荒所致

○丁傳用事再補便蒙丁后兄明傳太后從弟晏

皆為列侯用事○夏賀良言改元

易号再補便蒙夏姓賀

雖喜儒術得韋玄成匡衡為相無相業帝徒優游不

斷漢業衰焉太子即位是為孝成皇帝斷音端去聲決也

孝成皇帝名懿母王氏生帝於甲觀少好經書其後

幸酒樂燕樂元帝時為太子幾廢賴史丹伏青蒲涕

泣諫止上常有意欲以恭王為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

至是即位尊王氏為皇太后以元舅王鳳為大司

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驚音教觀音貫太子宮有甲觀蓋甲乙丙丁之次也酒樂之樂音岳燕樂之樂音洛幾音機青蒲以青襯地

元年石頭以罪免歸道死罪免御史條奏舊惡○封舅王崇為

安成侯賜譚高立根逢時爵關內侯黃霧四塞擊要軍鳳懼上書關內侯譚也商也立也根也逢時也皆

辭職不許王太后兄弟時稱王氏五侯塞音也

良名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義取數

陳聖劉之德也按賀良言尋罷謫詐亦窮矣

○帝幸董賢再補按綱鑑補此

時復三公職曰大司馬太司徒太司空即賢居三公之

首也哀帝之弄天職至此後世切齒

欲變官家之司面不為無謂矣蓋若哀帝輩出不息則

豪傑蹶起窺其隙亦宜矣特怪漢室遷于莽之愚昧頑

鈍耳○太皇太后臨朝再補便蒙傳太后

丁太后皆先薨故

楊興曰高帝之約非功不侯今王氏皆以○河平二

年悉封諸舅為列侯○陽朔三年王鳳卒王音為太

司馬王譚領城門兵王音鳳弟○鴻嘉四年王譚卒王商

領城門兵○永始元年封太后弟之子莽為新都侯

○立皇后趙氏名飛燕女弟合德為婕妤女弟妹也

余女官也通鑿註婕音接幸也好美稱也○二年王音卒王商為大司馬

奪外戚之權日以益盛陛下不察其形願察其景建

始以來日食地震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此數陰盛陽

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書上不報南昌縣屬南昌王

同此數之數上聲師古曰言極多不可比校而數也

金鐵為飛之為去聲漢書云河平二年沛縣銖官鑄

太皇太后臨朝
○莽為安漢公
再補便蒙周公為
太宰伊尹為阿衡
采伊周之尊以加
莽

又綱自太師孔光
太司徒馬宮等咸
稱莽功德
○加莽九錫
再補綱自帝益壯
以衛后故怨不悅
不律不周喪我四
海此質極有味莽
其不自悔耶
○詔孺子嬰為皇
太子
再補便蒙質謂祭
祝之辭也郊祀天
地宗祀明堂共祀
宗廟享祭群神贊

由是不疑王氏
必與之與音豫辟音闕除也恐為之
為去聲下同罕音漢上聲少也無與
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尚方斬馬劍
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

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
之所言新學小生乱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

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

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

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如何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

流血爭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上意乃

解及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槐里邑

上書之上上聲見音現尚方監掌供御器物斷音端

上聲將雲之將音漿檻關也折音舌呼去聲爭音同

治平聲輯集同謂也○綏和元年王根病免王莽為大

司馬○二年帝崩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七曰建始

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帝有威儀臨朝若神

然荒于酒色政在外家張禹薛宣翟方進為相漢業

愈衰焉太子即位是為孝哀皇帝翟音

者稱莽曰假皇帝

又便蒙莽既攝政

遂改元居攝

又綱目義與妙子

陳豐謀曰新都侯

攝天子位必代漢

家吾父子受漢厚

恩義當為國討賊

標注十八史學積年卷之三十一 漢孝哀

珍滅諸縣悉平莽
自謂威德日盛大
獲天人之助遂謀
即真之事矣

○察孺子嬰為定
安公

再補使王舜請至
太后不肯授怒罵
曰而屬父子宗族
蒙漢家力富貴累
世云々

○荆州盜起
再補通鑑云新市
人王臣王鳳南陽
馬武潁川王常成
丹共聚藏於綠林
山中至七八千人
又楊雄死綱鑑補
在六年便蒙給事
於黃門之內

○楊雄稱莽功德
再補便蒙奇字者

文字音古如法為
鴻美為徽暴為蔬
風為佩之類

又袁氏曰王莽周
室之楊雄也揚雄
孔門之王莽也

又綱目雄所作法
言卒章盛稱莽切
德可此伊尹周公
又崇起兵於莒一
歲間至萬餘人莽
兵不能克

又便蒙平林縣名
按田况言今空復
多出將帥郡縣苦
乏反甚於賊

○劉續及秀起兵
立劉玄為皇帝
再補便蒙戴侯當
作節侯詳見下文

新市平林將帥皆
樂放縱揮演威明

標庄十八史卷本卷之二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恭主康之子元帝之孫也祖母
傅氏母丁氏成帝無子故立為太子至是即位丁傳

用事罷太司馬莽就第就第歸私第也○建平元年

用夏賀良言本紀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云
云注應劭曰諸以材技徵召未有官

故曰待詔夏姓也賀良名也高祖感赤龍
而生自謂赤帝之精良等因是作此文

當更受天命宜急改元易號乃改元太初更號陳聖

劉太平皇帝尋罷改元更號事詔曰賀良等
反道惑眾誅夏賀

良等更音庚下並
同易音亦○帝幸董賢董賢為人美體自喜
帝說其儀貌為侍中

出則參乘入御左右○元壽元年以賢為太司馬二年帝崩擊要
太后詔收賢印綬罷賢自殺乘入御左右貴震朝廷

帝在位七年改元者二曰建平元壽太皇太后以

王莽為太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即位是為孝平

皇帝建平即位二年改元太皇
太后元帝皇后中音仲

孝平皇帝名箕子後更名衍中山孝主興之子元帝

孫也哀帝崩立為嗣太皇太后臨朝太司馬莽秉政

百官總已以聽元始元年擊要莽風益州令塞外軍
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

陳莽功德莽為安漢公
音紀各總已職聽命於莽

四年聘莽女為皇后加安漢公號宰衡位諸侯王上

辛衡通鑿曰莽
伊尹周公稱號○五年太師孔光卒成哀以來光等

為三公養成漢禍諂佞成風上書頌莽者至四十八

萬人加莽九錫上書之上上聲下同九錫與馬也衣
服也樂則也朱戶也納陛也虎賁也

弓矢也鈇鉞也拒也前也後所錫○臘日莽上椒酒

建平元壽

七十三

漢書卷之二十一 漢孝平

○劉玄懦弱

再補通鑿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按

豪傑本謀立續令如此故不服

○隗囂兵起

公孫述起兵成都

○衆兵誅莽

再補通鑿三輔鄧曄子匡起兵云云

諸縣大姓亦各起

稱漢將而長安旁

兵中會城下九月

戊申兵從宣平門

入火及掖庭莽明

莽平皇后曰何而

目以見漢家自投

火中而死

又便蒙注錯刀當

作一刀食貨志錯

刀以黃金錯其文

曰一刀直五千

又禁剛云夕便蒙

謂禁止剛卯之佩

及金刀之利也服

慶曰剛卯以正月

卯日作此印佩之

長三寸廣一寸

○更名天下田曰

王田

於帝置毒帝疾莽作策請命於秦時願以帝崩在位

六年改元者一曰元始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嬰

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嬰莽居攝踐祚贊曰假皇帝民

臣謂之攝皇帝元始即位二年改元玄孫嬰四世孫

帝位

孺子嬰為嗣之初是為王莽居攝元年劉崇起兵討

莽初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

先舉此乃宗室之耻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

不克死討誅○二年東郡太守翟義故丞相方進

子也起兵討莽移檄郡國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不克死東郡屬山

太后曰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王莽者王曼之子也考

元皇后兄弟八人獨曼早死不侯莽幼孤群兄弟皆

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折

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

父曲有禮意封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虛譽隆

洽頌其諸父遂得漢政哀帝崩迎立平帝五年而弒

帝攝位三年竟篡位國號新初始元年莽即真案通

攝改元者二曰居攝曰初始凡三年曼音萬八人王

鳳王曼王音并五侯凡八人聲色聲樂女色折音舌

諸父伯叔曰諸父洽音狹和也合也○始建國元年廢孺子嬰勅阿乳

與語常在四壁中至為定安公後世推臣擅命降

二年漢太皇太后王氏崩案通鑿此○天鳳四年

荊州盜起莽法令煩苛新市人王匡為之帥馬武王

再補便蒙罷木小

臨留宛成都市長

皆為五均均平均

也均平物價之官

再補便蒙罷木小

市令及洛陽邯鄲

安及五都立五均

府官更作室貨

再補便蒙罷木小

錢改作貨布貨泉也形容長短并詳見食貨志

四方謳吟思漢再補綱鑑注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浸故名漸臺通鑿百姓共提擊之

節解齋莽更始遷都洛陽再補便蒙更始將都洛陽使劉秀行司隸校尉先整修官府秀乃置官屬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來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憤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校尉官屬皆歡喜不自勝父老或垂涕曰

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南湖曰漢官威儀作於叔孫通雜以秦制非聖人法也而何以感民之心如此耶感民之心者在恩澤不在威儀也按漢安氏亦深矣哉

遷都長安赤眉殺更始再補赤眉殺更始在建武元年十二月光武即位更始在更始前七月事詳見光武紀

論西漢成敗之跡再補高祖語見五年置酒南宮時韓信語在六年

常成丹往從之藏於綠林山中荆州屬湖北即鄧都新市邑屬江夏帥音

衰去聲將也綠林山在當陽

五年莽大夫楊雄死雄字子雲成帝之世以奏賦為郎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及莽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嘗欲以文章戒名於後世作太玄法言

卒章稱莽功德比伊周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劉棻嘗從雄學奇字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從閣上自投下莽詔

勿問至是死莽大夫書曰莽大夫楊雄死者以其隨次久不遷轉太玄擬易法言擬論語此音鼻劇秦美新劇音繁入聲甚也甚言秦虐稱美新莽音墳奇字奇義未詳校音教天祿閣在安西漢藏典籍之所瑯琊樊崇東海刁子都等兵起刁音地皇三年崇兵自號赤眉通鑿云莽其眾與莽

兵亂故朱其眉以相別

綠林兵分為下江新市兵

荆州平林兵起平林人陳牧廖甚聚眾千餘人漢宗室劉

續及弟秀起兵春陵新市平林兵皆附之明年諸將共立劉玄為皇帝玄春陵戴侯買之後與續秀同高

祖時在平林軍中號更始將軍諸將貪其懦弱立之

時漢十餘萬欲立劉氏以從人望

南面立朝群臣以手刮席羞愧流汗不能言大赦改元更始都于宛宛音行春音東平聲同高祖四世祖

劉秀大破棻兵於昆陽元年即莽地皇四年成紀隗囂兵起

成紀隗囂秦公孫述起兵成都府屬四川郡更始遣將破武關析人鄧曄起兵迎入長安眾兵誅棻始更

州置音教

信語在六年

票上...

又字書綫縷也顧氏曰向非齊襄外舉朱虛入衛平勃交驩北軍左祖則非其種者孰鋤而去之乎

又昭帝紀帝時年十四

又班固曰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囂然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

又按擊要太后與群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

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選宜帝玄孫中最幼者立之初孟通浚井得白石上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莽使群公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王莽曰事已如此無可奈何莽非敢有他志但欲稱攝以重其權耳太后力不能制聽許之按綱自時欲舉可以任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何武公孫祿以為此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舍外戚持權親

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曄起兵應漢開武關迎建所過迎降遂入長安城中少年燒作室門火及披庭羨明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大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群臣扶莽之漸臺衆兵傳首詣更始析音錫邑屬南陽曄為輒反傳音專去聲下並同

莽未篡時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罷置改易天下多事更造錯刀契刀大錢等貨既篡位以劉字卯金刀

也禁剛卯金刀之利不得行罷錯刀契刀五銖錢等

錯刀錯音倉入聲塗也謂黃金錯其文曰錯刀直五寸契刀環大如錢身形如刀長二十寸文曰契刀直五

百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又曰太錢直五十卯金刀籀文劉字从卯从金从刀服虔曰正月卯日作長

二十廣一十四方或玉或金或批著華帶佩之銘其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分餘田予九族鄉里故無田者受田立五均司

市錢府官令民各以所業為貢更作寶貨有金銀龜貝錢布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潰亂寶貨不行乃

行小錢大錢數更變不信盜鑄及私挾五銖錢者抵

罪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至涕泣市道後又改

貨布貨泉每一易錢民又大陷犯鑄錢法檻車鎖頸傳

詣長安者以十萬數死什六七改易制度政令煩多

四方囂然謳吟思漢久矣歲旱蝗人相食遠近兵起

莽以五石銅鑄威斗如北斗狀欲以厭勝衆兵出入使人員之以行至漢兵入宮猶旋席隨斗極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斬首於漸臺軍人分其身節解鬻之自篡至亡改元者二曰始建國天鳳地

疎相錯為國計便
於是武舉祿而祿
亦舉武大皇太后
自用莽為太司馬
領尚書事嗚呼太
后亦不欲劉氏之
亡也明矣但其婦
女之淺中慮眼前
而遺將來故其舉
大司馬自用莽莽
已執柄犯我不欲
者而力不能制抑
漢祚之衰不但始
此而是其最著者
也可不嘆乎雖然
婦女非所任則其
或怨之可也孔光
以下何物之愚乃
爾竊位不知漢祚
之移焉是可罪耳
又林侯官曰陳勝
將起以丹書帛置

皇凡十五年莽傳首至宛更始自宛遷都洛陽父老
見司隸校尉官屬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
儀子與同九族高祖曾祖祖父已子孫曾孫玄孫一
說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鄉里萬二千五百家為
鄉錢布司市莽詔曰周禮有餘貨樂語有五均云
立五均司市錢府官筆蹄司市者常以四時仲月定
物價各為其市平之民賣物貨不佳均官考驗其價
之貴賤使得其平錢府者民有乏絕欲賒貨者錢府
與之每月百錢官取三錢令去聲為貢農以穀粟工
以什器商以貨物之類龜貝龜介蟲之長貝亦介蟲
也生海中如車渠肉如料米古者貨貝而寶龜布說
見下二十八品筆蹄云錢貨六品銀貨二品龜貨四
品貝貨七品布貨十品并銀貨中又有黃金一品則
為六名而有二十八品矣數更之數音朔盜鑄即私
鑄也貨泉布泉皆錢也以其布於民間故曰布以其
流行如泉故曰泉陷坑也萬數之數上聲鬻整同通
鑿注泉口愁聲蝗音皇災蟲如北斗狀李奇曰以五
色藥石及銅而為之以其威禦群雄故曰威斗歌音
葉音輦切肉曰鬻謂
逐節分其軀而切之也 更始元年遷都長安赤

之魚腹使吳廣效
狐鳴於叢祠王莽
將篡風益州塞外
蠻夷自稱越裳氏
以獻白雉然勝之
謀僅足以誑戎車
而漢朝公卿乃為
莽之所誑其不知
之耶抑知之而相
率為偽耶按當時
漢朝公卿亦婦人
耳夫有蓋世之直
臣在朝如武帝於
汲黯未悉用其直
而常優待之亦未
嘗退之故雖有批
政而朝廷之元氣
未遽衰也滿朝婦
人然後元氣蕩然
拂地矣是以區々
何武公孫祿輩尚
為莽所劫奏免官

眉攻長安明年赤眉入更始出奔巴而降赤眉為所
殺自立至亡凡三年前數月大司馬秀已即位於河
北是為世祖光武皇帝音項平聲為所之為去聲
提三尺劍八年而成帝業其收功之速如是何哉惟
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曰吾鎮國家撫百姓不如
蕭何運籌策決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攻必取不如
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韓信亦如
陛下不絕善將兵而善將將斯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
氏不絕如綫然而卒不能為患者外有宗藩之強內
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置
後世皆知其稱慕莫能及之夫民之情何嘗不欲
樂而富壽哉文景能勿擾之而已矣孝武喜為多
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重賦
迹其行事視始皇何遠哉止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
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
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然光猶專政而不歸
此則光之罪矣孝宣總覈名實信賞必罰吏稱其職
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烈優焉孝元優游不勤漢業
始衰孝成荒于酒色委政外家孝哀狠愎不明孽幸

就國當是時漢朝
與孰保護其元氣
而得無疾耶當其
病篤進毒以弑其
主滿朝拱手聽其
所成即是新室之
公卿誰言漢朝之
公卿雖然人心遂
不滅也朝廷無人
則草莽有之群盜
促其人而起補其
元氣綠林新市皆
是耳

盈朝陵夷至于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
祚莽恃其詐慝煩民玩兵罪盈怨積天下叛之更始
雖宗室以懦而立考其即位立朝群臣羞愧刮席殊
失人君之態厥後委政趙萌日夜飲燕群臣欲見言
事輒醉而不視朝是以
既得之矣又失之矣

立齋先生標註十八史略讀本卷之二終

